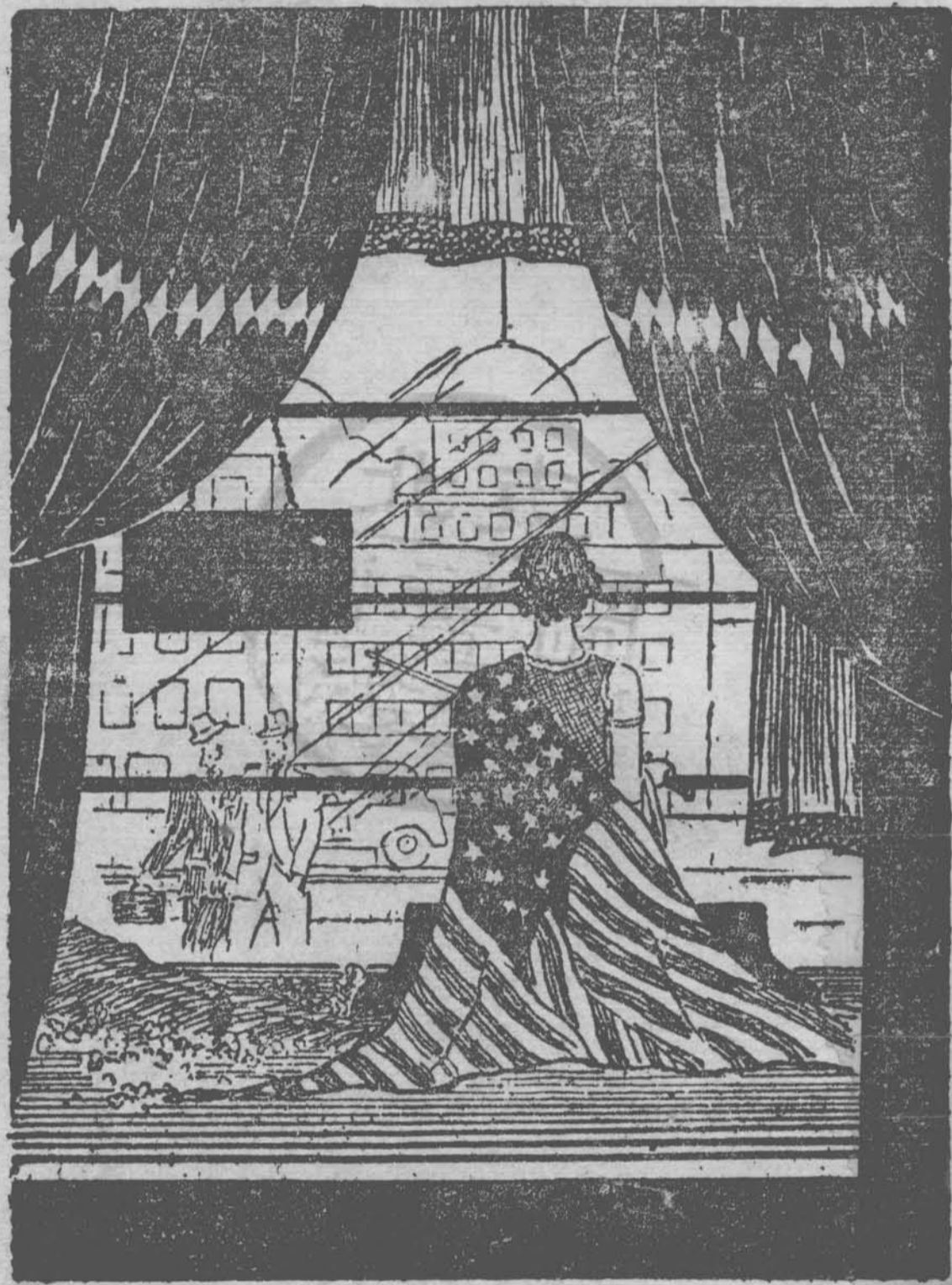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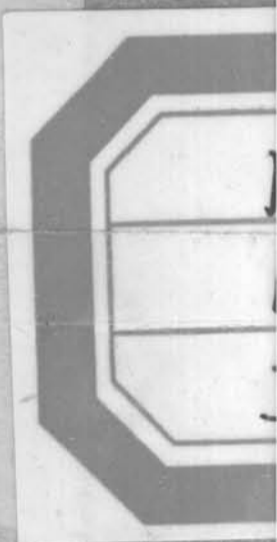


大都會的小故事



鮑 屢 平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Benjamin Rosenblatt 著
鮑 屢 平 譯

大 都 會 的 小 故 事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錄

譯序	一
歐萊麗的房子	一
父親	一二
出獄	一七
遺棄	二三
讓妮	二八
福	三四
外子之書	四〇
婚後	四八
隱傷	六四
兩個小兵	七四
農夫	八二
安和牛	九〇

才	九四
無賴	〇〇
大都會的小故事	〇八
歌	〇〇
著者國別一覽	一三

序

本輯包含十六個西洋短篇小說的譯文，是分別從英文原著和英文譯本翻過來的。原作者的筆調，雖各有簡潔、委婉、明快、陰森、幽默、辛辣等等的不同，他們的題材，却都得之於現實的人生。人性的優美同愚劣，在靈活的手腕之下，被深刻地描繪出來；小心的讀者，當可獲得顯著的啓示。

選擇這十幾篇東西時，並沒有什麼預定的計劃。由於個人衷心的愛好，才敢把它們譯成中文，呈獻在讀者先生的面前，好請您鑑賞它們的藝術。

有幾篇譯文，曾在「東方雜誌」發表過，承主編蘇繼頤先生許我轉錄，謹此鄭重致謝。岑學恭兄願忘暫時放下他的筆過「還我河山」的大筆，為本書設計封面；在我，真是十二分地榮幸和感激。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都會的小故事

歐萊麗的房子

哈倫德

那是位於秀麗的鄉區的一——小巧的房子——在諾曼底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裏，臨近海；這一帶有許多果園菜圃，牧牛的柔綠的草地，和幽深的榆蔭胡同。

在這裏見到這種小房子的人，多少是要驚訝的，因為左近全是粗陋的農屋和工舍；它却是一座俊俏的小別莊，牆壁粉刷得白白的，裝置了——長的法國式窗戶，有鐵花欄干的陽台，以及百葉窗；是一所精雅的別墅，座落在漂亮的小花園裏，圍以一叢叢的薔薇——右臘紅的花壇，同平坦的草地。果園就在園子的那邊————列列一對對糾曲的老蘋果樹，互相傾倚，好像忽然停住舞蹈中間某一段的古怪的人影。轉過身，你可以瞰視柔和的菜地同黃色的麥田，有一哩路長，直達海岸，直達紆曲的白崖，懸崖浴在色彩難以形容的海水所反映出來的透亮的綠紫色中。

釘在牆上的一塊牌子，粗糙地漆着幾個字，證實了我從狄埃普經理人那裏得來的消息。這

所房子是要出賣的。我特別乘車——走了綿長的兩小時——來看它。我站在階上把瑪鈴拉響。那是一隻大鈴，吊在門廊下面，拖着繩索與流蘇形的青銅柄。它的聲音在這靜謐的鄉野空氣中可以傳佈得很遠。

它最少沿着大路得了一百碼。到這一處低低的茅草蓋頂的農屋。不久，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打農屋出來，向我這方面望。了片刻，隨後朝我走近。棕色面孔的男人穿着厚棉布袴，頭髮花白的老婦戴着雅潔的白布帽。穿了一條藍帷裙，兩人都用農夫的沉重的步態移動。

「兩位是雷備先生雷備太太吧？」我們招呼後我問這樣問道，我說明我是從狄埃普經理人那兒來察看他們的房子的。他們必在期待我決定租不租的事；經理人曾說過要告訴他們的。可是，真叫我糊塗。這一鄭重的聲明似乎使他們不安，或許竟使他們激動，悲傷。他們抬起衰老的面孔，焦急地望望我。他們交換着煩悶的眼色。女的抱着手，畏怯地抽動她的手指。男的喘喘了一會，才能夠含糊地重複着說，「你是來看房子的，先生？」

「不錯。」我說。「經理人已經有信給你了嗎？我聽他說你會在這時刻望我到達的。」
「哦是的，」那個人承認道，「我們在盼望你。」不過他沒有要商議事體的表示。他和他的妻子再交換一次煩悶的眼色。她無可奈何地點了一下頭，隨後把頭俯下去。

「你曉得，先生。」他說道，像要說明是怎麼回事似的，「你曉得……」可是他隨又停住，聲音頓弱上看。方弗一團言冷言洋的，

「房子或許租出了吧？」我提出詢問。

「不，房子並沒租出去。」他說。

「你頂好把鑰匙拿來。」他的妻終於陰鬱地說，仍然瞧着地下。

他步履維艱地走回農屋。他去後，我們沉默地站在門旁，婦人老是抽動她又着的手指。我確想談點話兒：我試述那地點的優美，風景的綺麗。她表示認可的低語回答我，雖有禮貌，却沒有精神；我也不便再說下去了。

一會她的丈夫拿着鑰匙回來了；他們無言地領我進了房子。

底層有兩間精美的客室，一間雅麗的餐室，同一間悅目的廚房，廚房裏有一座用光滑的紅磚砌成的大爐籠，磚砌的煙囪，和閃亮的銅鉢銅鍋。客室和餐室，照平易的法國式樣陳設得很愛，窗戶開向南方，外面就是芬芳青葱的花園。我表示萬分的欣慕；因此，我的兩位嚮導的態度慢慢地改變了。它從拘束沉鬱變而為敏捷；終竟至於熱烈。他們以微笑反我的讚歎，以滔滔熱切的答語反應我的詢問。不過它仍是一種激動的態度，一種被情緒震盪的人的態度。爲我開門或拉百葉窗時他們衰老的手在戰慄，他們的聲音發抖。他們的微笑中就有着苦的表情，好像微笑只是煩惱表面上的一時的漣漪。

「啊，」我自忖道，「他們的銀錢太緊了。他們把全部的存財都放在這所房子上了，一定的。他們因有招到房客的希望而興奮起來了。」

「那末，先生，我們上樓去看臥室好吧，」老人說。

臥室是敞亮宜人的，糊着華麗的壁紙，掛着印花布的窗幔，擺着普法蘭西臥室裏所擺的傢具。其中的一間顯得確有人住；裏面放了好些用品，私人的用品，一個女子的用品。那是我們所參觀的最後一間，是前排的一間，向外可以望眺海。梳粧台上擺着梳子和刷子；寫字桌上有鋼筆，一隻墨水瓶，一個文書夾，書櫥裏有書。壁爐架上掛着框好的像片。耳房裏掛着衣裳，鞋子和拖鞋整齊地放在地板上。牀上鋪着藍綢被單；上頭壁上懸了一個十字架；它的旁邊是一座祈禱台，上面擺了一隻裝聖水的小瓷瓶。

「哦，」我向雷儒先生和雷儒夫人叫道，「這房間有人住了？」

雷儒太太似未聽見我的話。她的眼睛呆呆地直視，嘴唇微張開。她好像疲倦了，彷彿我們參觀完畢她就放了。雷儒先生用老樣子朝天天花板舉手，說道，「不，這間房現在還沒有人住。」

我們下了樓，締結了合同。我就要租那所房子過夏。雷儒太太將為我料理伙食。雷儒先生將在星期三駕車到狄埃普去接我並拿我的行李。

★

★

★

★

星期三那天，我們乘着車子默默地走了約有半小時的光景，雷儒忽然對我說，「那房間，你前次注意到的房間已有人住了——」

「是的嗎？」他停頓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有一項提議，」他說。我覺得他半羞怯半固執地講着話，這時他盯着馬匹的耳朵。

「是什麼呢？」我問。

「如果你不用那間屋子，不動裏面的東西，我們願意減少租金。只要你讓我們保留那間房？」他重複說，是急切懇求的口吻。「你只一個人。把那一間丟下來，這所房子對你已經大了，不是嗎，先生？」

當然，我立刻同意了。如其他們不願意動那間房，他們一定可以不用動。

「謝謝你，多謝你。我的妻一定很感激你的，」他說。

我們又默無一語地前進了一會。「你是我們的第一個房客。我們從沒把那房子出租過，」他發話。

「啊？你們蓋這所房子很久了嗎？」我問。

「它建造，它建造，在五年，六年以前，」他說。停了一下，他繼續道，「我替我的女兒蓋的。」

他說這句話時，他的聲音變低了。但聽的人覺得這只是他想講的話的一個頭。

我用表示熱心的「哦？」來引他繼續講下去。

「你明白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的妻子和我，」他突然發言道。「我們是粗人，我們是農

夫。可是我的女兒，先生，——他將他的手放在我的膝上，誠篤地凝視我——「我的女兒像綵緞一般美麗。」

他回身趕馬，又靜靜地前進了一兩分鐘。後來，眼睛依然盯着馬耳，「在這國度內任女子都沒有我的女兒那麼美好，——他往下迅急地說，聲音很模糊，宛如自言自語似的。」「她美麗，她有溫柔的性情，她受過優良的教育。她是在盧昂修道院受教育的，在聖心修道院。——共有六——從十二歲到十八歲——她在修道院裏讀書。她懂英文，先生——你們的國語。她得過一史獎。還有鋼琴！任誰也彈不過我的女兒。呵，——他突然惡狠狠地問道，「蹩腳的農屋合她住麼？」他自己回答自己的問話。「不，先生。你不會將綵帶丟在骯髒的盒子裏把它弄污的。我的女兒比綵帶更美好。她的手比里昂的絲絨還要柔軟。而且啊，——他叫道，「它們有一種芳香，她的雙手！聞聞她的手真舒服。我常吻它們，聞它們，好似你聞玫瑰花一樣。」在回憶時他的聲音消失了，於是又有片刻的靜默。隨後他再敘述道，「我很有些錢。在這一鄉我是最富的農人。我派人到盧昂去聘請那兒最好的建築師。克雷蒙先生，盧昂最好的建築師，巴黎美術院的大師，他把我女兒的房子蓋起來了。他建築它陳設它，使它適於一位伯爵小姐的居住，那末？她從修道院回家後便有一所合她身份的屋子了。看過個，先生。就是世界上最華貴的宮室，她住也不嫌太過吧？」

他已從口袋裏掏出一隻破了的皮匣子，抽出一小張照片，他把照片遞給我。那是一個女孩

子的肖像，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大約十七歲。她的面孔很秀美，是一種在法國不難見到的特別的秀美，很嬌媚，很溫柔。當我審視那張照片時，老人差不多是屏息的。*Est-elle belle, Monsieur?*（註一）我還照片時他這樣向我徵詢，期望獲得同情。一個人答話時自然是盡所能答的答，極說得好。他把照片放回匣中，手指是顫抖的。「這兒，先生，」他說道，從皮匣的另一層抽出一張白色的小卡片。那是法國常用的居喪紀念物；印着十字架和聖靈的標記，下面有字：「歐萊麗·約瑟芬·瑪麗·雷儒。生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死於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二日。為伊祈禱。」

「神明的上帝自知他的所為。我替我的女兒建築那所房子，它落成了，神明的上帝就帶了她去。我們悲傷得要瘋狂了，我的妻子和我；可是那樣並救不活她。也許我們現在仍舊悲傷得要瘋狂哩，」老人簡截地說。「我們不能住在這所房子裏——她的房子，而見不到她。我們決不會想租它出去。我為我的女兒建築它，為她裝飾它，而當它完成時——她却去世了。這不太嚴酷了嗎，先生？我怎能把房子租給陌生人？不過最近我受了些損失。為了還債，我逼得把它租出去。我不願意把它隨便租給什麼人。你是英國人。呵，假如我不歡喜欢你，你就給我一百萬金鎊我也不租給你。不過租給你了，我倒高興。你定會敬重她的在大之靈。你定願允許我們保留那間房間——她的房間。我們可以把它保存得和從前一模一樣，裏面她的東西都不動。不錯，你前次注意到的房間是有人住的——那是我女兒的房間」。

雷儒太太在別莊的園子裏等我們。我們到達時她焦急地抬眼望她的丈夫。他點點頭，高聲叫道，「一切順利。先生答了。」

老婦握住我的手，幾乎是狂激地扭轉它們。「啊，先生，你太好了，」她說，舉目看我。但我不能逼視她。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悲哀，一種嚴肅神聖的悲哀，我覺得我要注視一下便是褻瀆。

★

★

★

★

在我做他們的房客的三個月中，雷儒先生雷儒太太和我變成好朋友了。真的，雷儒太太以慈母般的熱誠爲我操勞，照護我。老者曾說過，他倆歡喜談他們女兒的一切，我想我也總未厭煩聽。他們的熱情，他們的悲傷，他們對她的不斷的思念，叫我看來極其美麗，也極其動人。而一個似乎是那女孩子的蒼白的幽靈，總溫馨地在那房子裏；這所房子是「愛」建築起來的，「愛」未猜想到「死亡」會在它一落成時就召喚她去的。「哦，這真是善事，先生，你把她的房間給我們留下，」老夫婦永不倦於反覆的稱道。有一天太太帶我到房間去，把歐萊麗的好看的衣服，她的首飾，她從修道院得來的作爲獎品的精裝書，都拿給我瞧。又有一天，她給我看幾封歐萊麗的信，問我她不是寫的一筆好字，信不是寫得很美嗎。她拿出女孩子歷年的照片；她的一縷頭髮；她的童裝；牧師所出的她第一次參加聖餐的證明；主教所出的她受堅信禮的證明書。她拿出盧昂聖心院修道女寄來的信件，告歐萊麗切實的進步，讚揚她的行爲與

品性。「啊，然而她竟去了，她竟去了！」老婦哀泣，處於一種無法可想的不了解並對女兒死亡的不相信的情況之下。半晌後，她盡量柔順地喃喃道，「*Tebon Dieu sait ce qu'il fait*。」（註二）她在胸前畫十字。

在八月十二號她的週祭那一天，我隨他們去教堂，那裡做了一場彌撒禱祝歐萊麗靈魂的安息。那位和善的老牧師後來還訪過他們，緊握他們的手，對他們講着慰問的話語。

九月我離開他們回狄埃普。一天下午我在一條大街上巧遇那位老牧師。我們停下來談話了——自然地談到雷儒，談到他們是多麼好的好人。談到他們多麼哀惜他們的女兒。「他們的愛超過普通的愛，他們尊敬那個孩子，崇拜她。我沒見過這種愛，」牧師對我說。「她死了，我真怕他們發狂。他們困惑，他們神志不清；好一輩子他們就像瘋了似的。但上帝是慈悲的。他們睜得忍受苦難而活下去了。」

「太美了，」我說，「他們聖化並且崇拜她的靈魂的這種方式。你當然知道他們保留起她的房間，裏面的東西絲毫沒動，正是她生前遺下來的樣子。這在我看真是非常美麗的。」

「她的房間？」牧師問道，有點糊塗。「那一間房？」

「哦，你不曉得？」我驚奇。「她在別莊的臥室。他們照她生前遺下的狀況保留它，她的東西都在裏頭，她的書籍，她的衣服。」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話，」牧師道。「她從沒有一間臥室在別莊內。」

「哦，請你聽。第一層前排的一間就是她的臥室，」我報告他。

可是他搖頭。「這有點兒錯。她從沒在別莊住過。她死在老房子裏。她死的時候別莊剛完工。工人還沒搬出哩。」

「不，」我說，「一定是你弄錯了；你一定記不清了。我確信無疑。雷儒先生跟我談過無數次了。」

「可是，我的先生，」牧師堅持道。「我不僅確信無疑，我還真知道。女孩子臨終的時候我去看過她的。她死在農屋裏。他們那時還沒搬進別莊。別莊正在裝修。最後一批傢俱恰在她死前一日搬進去。別莊從來沒有住過人。你是唯一在那裏住過的人。我要你明白這樁事實。」

「噢，」我說，「那太奇了，那真太奇了。」我一時弄得莫明其妙，我不曉得如何想法。不過也只是一時而已。忽然我高叫，「哦，我明白——我明白啦。我懂得啦。」

我明白，我了解。我驟然懂得那兩個苦難中人故意對自己施行的虔誠美麗的欺騙，他們爲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美麗癡心的幻想。他們替他們的女兒造了那所房子，正當它落成時她却溘然長逝。他們不堪——他們不堪——想起她連小小的一個禮拜，一天，一小時，也未在那所房子裏住過，也未欣賞過那所房子。這便是他們付不出的悲哀的最後一文債。對自己創痛的心他們不能承認這件事實。所以他們就虔誠地恭敬地——好像是閉着眼睛的，免得看見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在那兒安排，說，「這是她的房間，這是她的房間。」他們不願自認，也不願讓自

已靜下來思索——她從沒有一夜在那房間裏睡過，欣賞過。他們對自己說了一個美麗虔敬的謊。這是一個美麗虔敬的玩意，而他們可以孩子似地一同耍出。不過——牧師說過了：上帝是慈悲的。結果他們竟能把子虛混入真實，發現那裏就有慰安；他們竟已忘記他們的「以假作真」是「以假作真」了，却認它是一宗美麗慰人的事實。他們的悲哀的最後一文債，他們固然付不出，可並不強迫他們償還。他們儘可照樣下去；它變成他們的寶物，對他們像黃金一般寶貴。

假——真？不，我以為有些幻想可不是假——那真理給我們的憐憫的微笑。

（註一）「她溫柔嗎？她美麗嗎，先生？」（法文）

（註二）「神明的上帝自知他的所為」（法文）。

父親

比恩蓀

這兒要說的那個人是教區裏最富最有聲勢的人，他的名字叫韜德·峨弗饒斯。有一天他來到牧師的書齋裏，高高的個子，誠懇的態度。

「我得一個兒子了，」他說，「我想請你爲他施洗禮。」

「叫他什麼名字呢？」

「芬——照我父親的名字。」

「保證人呢？」

他說出他們的名字，他們被認爲教區內韜德的親戚中的最好的男子和婦女。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嗎？」牧師問道，抬起了頭。

農人遲疑了一會。

「我很想他能單獨受洗，」他最後說道。

「那是說在週日（註）舉行嗎？」

「這個星期六，正午十二點鐘。」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麼？」牧師問道。

「沒有了」；農人用手指旋轉他的帽子，好像他就要走了。

牧師站了起來。「不過還有這，」他說，他向韜德走去，握住他的手，莊嚴地叮着他，「但願你會變成你的一宗福氣！」

十六年後的一天，韜德又站在牧師的書齋裏。

「真的，你大善於度過你的年歲了，」韜德說，「牧師說道，因為他看不出這個人有什麼變化。」

「那是因為我沒有煩惱。」韜德回答。

對於這一點牧師沒說什麼，不過停了一會他問道：「今晚你有何貴幹呢？」

「我是為我那個兒子來的，他明天要受堅信禮了。」

「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等我知道了這個孩子明天在教堂裏的座位號數後，我才願付牧師費哩。」

「他坐第一號。」

「我聽見了；這兒是給牧師的十塊錢。」

「還有什麼別的我可以效勞的喜慶？」牧師問，眼睛盯在韜德的身上。

「沒有別的事了。」

韜德走出去。

又是八年過去了，一天在牧師的書齋外面，有嘈雜的聲音，原來許多人走近了，為首的是

韜德，他先走進來。

牧師舉目就認識了他。

「你今晚帶着許多跟從而來，」他說。

「我來請求你預告我兒子的婚姻；他就要娶顧德孟的令媛加倫·斯陶立登，顧德孟正在我的身旁。」

「噢，她是本教區中最闊氣的女郎。」

「他們是這樣說，」農人道，用手向後縷順他的頭髮。

牧師坐了一會，像在沉思。隨後登記了他們的名字，未加任何的評語，兩個人都在下面簽了字。韜德放了三塊錢在桌上。

「我只要收一塊錢就夠了，」牧師說。

「我也曉得，不過他是我的獨生子，我要做得慷慨一點。」
牧師收了錢。

「韜德，這是你爲了你的孩子來我這裏的第三次了。」

「不過現在該替他辦的都辦了，」韜德說，摺好他的票夾，辭了別，然後走去。
別的人慢慢地跟隨他。

兩星期後，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父子倆划船過湖，要到斯陶立登家中去進行婚禮的籌

備。

「這個槳手座不大穩，」兒子道，他站起來整頓他的坐位。

同時他腳下的木板滑動了；他伸開膀臂，發了一聽尖叫，跌出船外。

「抓住槳！」父親喊道，他跳起來遞出了槳。

但當兒子努力了兩三次後，他已經變得硬直了。

「等一等兒！」父親叫着，開始向他的兒子划去。這時兒子翻過身，背朝下，深深地看了他父親一眼，就沉下去了。

賴德不能相信；他擦住船，注視他兒子落水的地點，好像他一定會再上來的。有幾個水泡升起，繼而多了一些，最後一個大的破裂了；湖面又復歸於鏡面一般地平靜光亮。

有三天三夜，只見那父親繞着那一小片水划來划去，不吃東西也不睡覺；他要打撈他兒子的屍體。第三天早晨他找到了，抱着它走過山頭到他的場上。

從那天起大約是一年以後，一個秋季的深夜，牧師聽見有一個人在他門外的走廊上，他去撲尋門門。牧師開了門，一個瘦長的人走進來，背僵僵着，頭髮也白了。牧師看了他好久才認識出他。他就是賴德。

「你這樣晚還在外面走嗎？」牧師說，沉默地站在他的面前。

「阿，是的！是晚了，」賴德說了，坐下來。

牧師也坐下來，像在等待。隨着是悠長的沉默。最後韜德說道：「我還有一點資產想散給貧民；我要它作為我兒子的遺贈。」

他站起來，放了些錢在桌上，重又坐下。牧師點點數。

「這裏是很多的錢，」他說。

「這是我農場賣價的一半。我今天把它賣了。」

牧師沉默地坐了好久。最後他溫和地問道：「現在你預備做什麼呢，韜德？」

「較好的事。」

他們又坐了一刻，韜德垂下眼睛，牧師盯着他。牧師忽然慢慢地委婉地說道：「我想你的兒子最後是帶給你一宗真正的幸福了。」

「是的，我自己也這麼想，」韜德說，抬起眼，兩顆大的淚珠緩緩地流下他的面頰。

（註）一週中除了星期天以外的日子。

出獄

忒里埃

一個十一月的夜晚，聖伽特琳節的前夕，峨伯利甫中央監獄的鐵柵開來放出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婦人。她穿了一件退色的羊毛外衣，戴了一頂白帽，這頂帽子在她因監禁生活而虛腫變白的臉上做成一個奇特的外廓。她是一個刑期剛滿的犯人。她同牢的囚犯管她叫「伯省女子」（註）。恰當六年以前，囚車送她進牢，她犯的是殺嬰罪。現在她穿好舊日的衣裳，在辦事處領出她的一點儲款，她又自由了，帶着一張到朗格去的護照。

驛車已經開走了；她又害怕又笨拙，只得跌跌撞撞地走到當地最大的旅店去，用遲疑的話調要求在那兒歇宿一夜。住客滿了；女店主毫不熱心收留這種樣子的人，勸她到村子那一頭的小客棧去試試看。

伯省女子更加茫然無主，於是走去敲那客棧的門，這家客棧實在不過是一座工人的酒館罷了。女店主也懷疑地把她週身掃了一眼，隨後，因為料定她會做過囚犯，就藉口店裏不能住客，把她送走了。女子不敢堅持，只好低着頭柔順地走開；不過她的胸中卻生了一股對這冷酷世界的怨恨。除了徒步到朗格去，沒有別的办法。十一月底，夜幕早早就降下了；她走在從兩列樹間伸展出去的路上，凜烈的北風在樹枝中嗚嗚作響，吹散落葉，她立即被黑暗包圍了。

經過六年的長坐拘禁生活之後，她幾已忘卻走路的方法。她的漆節好像綁死了；她的腳，套慣了木屐，穿了新鞋反不舒服。走了不到三哩路，她的腳已經痠痛得起泡了。她坐在一塊石頭上發顫，懷疑她是否曾在這黑夜冷風之中死於饑寒。忽然他聽得聽見陣風沿着寂靜的路上吹來一曲綿綿的歌聲。她傾聽，她辨得出是母親給孩子時唱的一支單調的愛撫的歌曲。她站起來，朝着聲音來的方向走去；到了十字路口，她看見一道光從樹枝中射出。

五分鐘後，她到了一座泥糊的小屋前，屋頂也是泥塊鋪成的，它只開有一個窗子，亮光就從那兒發出。心兒怦怦地跳，她下決心敲門了。歌聲忽然停了，一個農婦走到門口來。她和伯省女子的年齡相仿，但已因勞苦而衰弱憔悴了。她的破爛的短外衣微微顯露她粗糙曬黑了的皮膚；她的紅頭髮凌亂地掙扎她的布帽之下。她灰色的眼睛驚愕地注視這個樣子特別的生人。

「噢，晚安，」她說，抬高她 燈。「有什麼事嗎？」

「我走不動了，」伯省女子低語道，聲音裏帶着抑制着的嗚咽，「鎮上離此地還有這末遠；只要你願意留我過一宵，我就非常感激了。我當然要給你報酬的。」

「進來罷！」那個女人猶豫了一會回答道。她繼續用一種好奇的面不是懷疑的語調問下去。「你為什麼不就在峨伯利甫？」

「他們不願接待我」；低垂了藍色的眼睛，伯省女子忽覺畏怯起來，說道：「你看我是剛出監獄的，別人都怕我。」

「啊！儘管進來。我絲毫不怕，因為了貧窮我什麼也沒有。這樣寒冷的夜裏把一個基督徒關在門外真是一樁罪過。我可以找點草給你鋪牀。」

她從棚中取出幾抱草，鋪在靠近火爐的角落裏。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嗎？」伯省女子怯怯地問。

「是的，同我的將近七歲的孩子。我在林中做下來維持我們的生活。」

「那末你的丈夫去世了？」

「我從來沒有丈夫，」她悻悻地說。「我可憐的孩子沒有父親。不要緊。各人都有他自己的煩惱。你的牀預備好啦，這兒還有我們晚飯剩下來的兩三個馬鈴薯。這就是我所能貢獻給你的了。」

她的話打斷了，從正屋後面用木板隔開的一個小角落裏發出了一聲兒童的音響。

「明早見，」她說。「希望你睡得好。我要看我的孩子去了：她是神聖的。」

她提燈走進別室，把她的客人丟在黑暗中。伯省女子仰睡在草上。她吃了馬鈴薯，想閉起眼睡，但睡神不願光臨。由那薄薄的隔板，她聽得見母親輕輕地向孩子說話，孩子是被客人的蒞臨吵醒了而不願再睡的。母親愛撫她吻她，說着使伯省女子感動的簡單珍惜的話語。

這種慈愛的表現激起了伯省女子的紛亂的母性，她本是因為窒死了她初生的嬰兒而受刑罰的。她記得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死，正有這個小女孩一般的年齡。這種思想與女童的聲音，使她

戰慄得不成樣子。一種溫柔的音操融化了她酸蕭的心，她感動得掉淚了。

「喂，我的寶貝，」母親說。「你放乖些，我明天就帶你到聖伽特琳市場去。」

「聖伽特琳是小女兒的保護神吧，媽媽？」

「是的，孩子。」

「聖伽特琳真會送玩具給小孩子嗎？」

「不錯，有的時候會。」

「她為什麼不送我一些？」

「我們住得太遠了，而且太窮，」

「她只送東西給富人嗎？為什麼呢，媽媽？我也想要幾樣玩具哩。」

「好，假若你聽話，」像斯文的小姑娘般睡去——她也許要帶些來送給你的。」

「那末我立刻就睡，她明天就要給我了。」

寂靜。跟着是輕微而不勻的呼吸聲。母女倆都入睡了。只有伯省女子睡不着。她的心靈悲切溫慈的情緒扭痛。她愈加思念她已死的孩子。黎明時母女仍在熟睡。伯省女子輕輕地溜出屋，急速地與賊伯利甫走去，一口氣趕到鎮上。她於是慢慢地朝大街走，唸着店舖的招牌。最後有一家似乎合她的意了，她敲敲百葉窗，人家開門讓她進去。那是一間小雜貨店，倒有幾件玩具出售——繫腳的陳舊的洋囡囡，方舟，和羊欄。她一古腦兒買去了，走了，那個小商人很驚

異。她正向回走，突然覺得有一隻手擺在她的肩上。她畏縮地轉過臉，發見一位警官。那可憐的女子已經忘記了釋出的犯人是不許逗留在監獄附近的。

「你這時應該在朗格了，而不應該在這兒閒蕩的。」警官嚴厲地說。「走，走開。」她試行解釋，但他不願再聽。轉眼的工夫一輛馬車叫來了，她被迫登車，由一名警察押着她，他們走了。

車子在嚴寒的路上顛顛。伯省女子用凍冷的手指緊捏着她的一包玩具。他們駛到轉彎處，她便認出了林中的小徑。她的心在跳動，她懇求警察停下來。允她送封信給一個住在幾步路外的婦人。她這般誠懇地請求他，那好心腸的人終於應允了。馬拴在樹上，他們順着小徑走到小屋的跟前。那個婦人正在門前劈發火柴哩。看見她的客人和一個警察一道兒回來，她嚇呆了，她站起來，手臂拖垂着。

「莫響！」伯省女子道。「孩子還在睡麼？」

「是——但——」

「把這些玩具拿去輕輕地放在她的牀上。告訴她是聖伽特琳送的。我清早到峨伯利甫去買了來，不過我好像沒有權利這樣做，既然他們要送我到朗格去。」

「聖母哪！」母親叫道。

「莫響！」

他們進了屋走到牀邊。當伯省女子把洋囡囡，方舟，和羊欄攤放在被上時，她的監視人緊地跟着她。她吻了吻甜睡中孩子的裸露的小手臂。她這才轉臉朝着警察——他在擦眼睛——

「現在，」她說，「我們可以走了。」

（註）原爲「伯勒塔涅的女子」，伯勒塔涅是法國的一省，所以此處寫作「伯省女子」。

遺棄

阿洗

布里一覺醒來，聽見孩子啼哭，他就閉着眼睛叫他的老婆：「歌爾達！小東西號嘞。」歌爾達不會回答。他四面一看，才曉得她不在屋裏。他有點吃驚，但他沒想：她一定罷洗去了。他拿了一塊布，塞在嬰兒的嘴裏，叫它哭不出來。他開始穿衣服。

這時，他盤算從左伯林諾家「弄」來的銀燭台能夠讓他「混」多少錢。一下子心血來潮，他爬上閣樓去檢驗那宗「貨物」。它們不在了！他到處搜查……沒有了！迅速地下樓，他奔到他老婆掛衣服的地方，揭去了蓋衣服的布。它們也不在了……那會子他才明白她是跑啦。

跟什麼人呢？

跟洗洛馬·沈洛瑟麼？……或是海沫·谷伯？……

「哼……聽她跑還，——該死的賤人！……誰管她呀？」他裝作漠不關心地對自己說，向牆上唾吐。「這真是一樁妙事哩……哈哈！哈哈……」

他瞥了嬰兒一眼。

「但怎樣處置這個小討債鬼呢？」他猛省地咕嚕着。「只要我知道她在那兒，我就會把它

放在她的門前……抱它去呀！……它是你的孩子嘿！」

一個惡狠的意念閃過他的心頭，他面容變白，咬着上唇，雙手戰慄。他走近嬰孩，它沒有遮蓋地躺着，一條破爛的毯子被踢在一邊，手兒塞在嘴裏，莫明其妙地向空中微笑。……它的

小嘴的形態使他想起了誰：是一個熟人嗎？……他記不清了。……

他離開孩子，匆忙地戴上帽子，走出去，隨手把門鎖住。他漫無目標地走着，但精神總不寧靜。……嬰兒的啼聲仍舊在他的耳邊營營作響，好像它在喚他。……想像中他見到它就在他的面前，小腿兒亂踢，狂激地哭號。……不行！他必須回去。……「哦！要是我能捉住她呀！」他想，「我一定勒住她的喉部把她悶死！……勒住她直到她的舌頭伸出來，賤東西！」他走進一片麵包舖，買了一個麵包捲，走回家去。嬰孩照舊地躺着，沒有遮蓋，只是微笑。

「該死的小東西！它像非常安逸哩，這個小傢伙。……」他又離開了屋子。但他再也不能前進了。他老是想像他聽見孩子在號哭……而他的心上就感覺劇烈的痛苦。……

他攥緊拳頭走向屋子。嬰孩悲長地悲啼，「媽媽媽！……媽媽媽！……」

「呵，你的媽媽？小東西！……去找你那個寶貝媽媽——瘟死她罷！」他抱起孩子。它緊緊地蜷臥在他的懷裏，用小唇兒渴切地搜尋什麼。

「死了那個黑心人罷，」他繼續詛咒，同時拍着嬰兒的面頰和身體。「不要哭，洗浴麻

勒……安靜些……安靜些，我求你。」

嬰兒繼續用它的小嘴探索，舞動雙手，點着腦袋，彷彿就要開口說話了。他把它抱得更緊，同時尋找牛乳。他在火爐上找到一點，就泡了些麵包。他用調羹餵它，還溫和地對它講話。……「吃呀，兒子，吃……你的母親——魔鬼——把你給遺棄了……就是一條狗也不致遺棄它的兒女的……她連狗都不如。……別哭。……我不，我決不會遺棄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話，……我決不。」

孩子安靜下來了，他用布把它包起，抱到街上。

他走進市場，很惹起了一陣騷動。布里·庫洛克帶着一個嬰兒！……克拉諾克從他的「生意攤」上大叫：「咳，庫洛克！你在那兒弄來那個孩子的？」

克拉諾克的老婆興奮地站起來，張開兩條膀臂趕到孩子的面前。由於單純的喜悅，她拿帷裙擋了幾次面孔，……笑起來，拍着小兒的屁股。

「它是你的孩子嗎，庫洛克？唔，我真不會相信！……看他的小眼睛……是不是正像麥令娜！……她的鼻子——一準沒錯！多可愛的男兒啊……讓我帶着他罷……」她接過孩子抱了，上上下下地顛動它。「那兒……那兒！你這小傢伙。」

老漢克拉諾克，樑「君子」的「領袖」慢慢地站起來，走上前，端相着孩子，拍拍庫洛克的背。

「多強壯的小子！……將來他一定會靈活地由門頂窗爬出爬進的，那真要得。……它的母親是誰？」

「願她燒死！……她跑啦，帶了蠟台跑啦。」

「就把這個孩子留給你？」

「是呀。」

「真可惡……真可惡。」

老漢抓抓頭。小克拉匿克走上前對庫洛克說：「這正對。……我想你現在得改行做保姆啦。」

……她向你頑的絕妙把戲，呵？」

「你倒不必替我操心。……主是施捨者，庫洛克是庫洛克！」

他抱起嬰兒，穿過市鎮。他似乎覺得別人用手指他，嘲笑他。

到達郊外的森林時，他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了。

週圍看不見一個人。樹枝脫落枯黃的葉子，發出淒慘的颯颯聲。……遠處溪流在石塊中濺潑

着潺潺的聲音，也隱約可聞。

布里把嬰兒放在腳旁，對它懷有一種惡感。孩子靜靜地注視他，吮着一隻手，滿有沉思的樣子。庫洛克簡直不曉得怎麼處置它。他也不想遺棄它，但立刻一種憐憫之感——憐憫孤苦的小東西，他自己的血肉——攆掉了他心裏的那種邪思。他再抱起它，緊緊地抱着，同時，仔細審

視它的形貌。他以為它隱肖自己，想到這他覺得四肢有一股欣然的溫暖。

「小庫洛克！」他喚着嬰兒；「是的，你是一個小庫洛克，不錯；我敢說，你會長成一個好男兒的。你定將在門頂窗，氣窗，和閣樓窗中爬鑽……扭斷鎖，偷竊小牛皮……然後你也有兒女了……而他們的母親就……他們遺棄……可是——你願帶着你的兒女流浪，挨家乞求麵包麼？……你是誰呀？……一個庫洛克，像我……你……我。」

他把孩子略在岸邊，自己站在一株樹後窺伺……它蹬着腿，吮吸手，嗚咽起來，好似嬉戲，「媽媽媽……媽媽媽。」

他溜到另外一株樹後，稍微遠了些，但他仍能聽見它的啼聲。他這樣越溜越遠，終於聽不到也看不見什麼了……他於是提腳就跑。儘管他跑，嬰兒的哭聲却總在他的耳中鳴響。「它可能滾下河去的，」他忽然想……他的頭疼，他的心痛……但他繼續奔逃……

他隨又停下來，四面張望，飛快地折回他的步子。

他發覺孩子大聲地哭。他把它抱在懷中行近林邊的小屋……他挨着門啞啞地叫化：「給一個孤兒一些牛奶罷……給一個孤兒一些牛奶罷……」

讓妮

雨果

夜。簡陋而溫暖的小屋裏，是一團朦朧，餘燼從爐底發出微光，把屋內的東西弄得隱約可見，把頭頂上的椽子也照紅了。漁網掛在牆上。放在屋隅的一個整脚的架子上，幾隻粗陋的罐兒鍋兒閃着亮光。傍着一張垂掛長幔的大牀，是兩條舊板凳，上面舖了一條褥子，睡着一窩小天使般的五個兒童。孩子們的母親跪在牀邊，前額緊貼着被頭。她孤獨。外面，暗黑的海洋捲着狂暴的浪花，發出嗚咽的聲音，她的丈夫却正在海上。

他自小就做漁夫了。他的生活，可以說是經常跟海洋的搏鬥；因為他的孩子天天要吃飯，他的船天天要不顧暴風雨地出去捕魚。當他駕着四帆船在海上從事他寂寞的工作時，他的妻子正在家裏補綴舊帆，修理漁網，檢察網鉤，或者看守煨煮魚湯的爐火。五個孩子一睡着，她就跪下來為她在波濤與黑暗中奮鬥的丈夫向上帝祈禱。像他那樣的生活真是艱苦。最有希望得魚的地方不過是許多暗礁之間的一個微點，還沒有他的屋子兩倍大——一塊幽暗的，在流動的沙漠中變化無定的地方，就在這冬夜的濃霧與暴風之中，也必須運用純熟的技巧和對風浪的知識，把它找出來。可是那兒——其時波浪像綠蛇般奔騰，黑暗的深淵向四方滾動，拉緊了的繩索似因恐懼而呻吟——那兒，在多冰的海水中，他想念他的讓妮；讓妮呢，又在她的小屋裏含

着淚記聖他。

她思念他，替他祈禱。海鷗的侮慢沉濁的鳴聲使她憂悶，礁石上波濤的怒吼使她的魂魄驚慌。可是她更凝神地思慮——思慮他們的貧寒。他們的孩子，無論冬夏，都不穿鞋襪。小麥麵包，他們從來吃不到；吃得到的只有大麥麵包。天呀！風吼得像熔鐵爐的風箱，海岸像鐵砧一樣響應。她流淚，戰慄。丈夫下海去了的可憐的妻子啊！「我的親人——爸爸，愛人，弟兄，兒子——受着暴風雨的襲擊」，是多麼慘不忍聞的一句話喲！不過讓妮尤其不幸。她的丈夫是孤單的——在這寒夜中他孤立無助。孩子們太小了，幫不得他的忙。可憐的母親喲！她說，「恨不得他們已經長大成人能夠幫助他們的父親了。」真是癡想！將來他們果真能在暴風雨裏幫爸爸，她又要含着淚道，「我巴不得他們還是小孩子才好。」

讓妮拿了提燈和外套。「我應當去看看，」她盤算着，「他是不是正在回來的路上，海水是不是平靜了些，信號桿上的燈是不是還明亮。」她走出去了。沒有什麼可見——除了天邊一道白。天落着雨，是清晨的淒冷之雨。沒有一扇窗戶漏出了一星星的光。

當她四面張望時，她突然發現一間東倒西彎的老屋，那兒不像有燈火的樣子。門在風中搖擺；腐蝕的牆壁簡直像支持不住破敗的屋頂，屋頂上的風掀落一簇簇污黃的腐草。

「住，」她叫道，「我可把那不幸的寡婦忘記了，就是我丈夫那天發現的那個孤苦有病的寡婦哪。我該去看看她過得怎麼樣了。」

她敲門，靜聽。無人答應。讓妮在凜凜的海風中顫抖。

「她患病。可是她的可憐的孩子們哪！她有兩個孩子；她太窮了，又沒有丈夫。」
她再敲，高聲地叫，「咳，朋友！」屋內依然寂靜。

「我的天！」她說，「看她睡得多熟，要叫醒她是這麼費事！」
比時門兒自己開了。她走進去。她的燈照亮了黑暗而沉寂的屋子，原來雨水正打天花板上滴下來，彷彿穿過篩孔似地。一邊躺着一個可怕的人身；一個肢體伸直的婦人，一動也不動，赤着腳，兩眼無光。她的一隻冰冷的蒼白的膀臂從小牀上的草蓆中垂下。她死了。曾經是一位強壯快樂的母親，現在却變成表示長期掙扎以後的人類悲哀的鬼物了。

母親的牀旁，一隻搖籃裏睡了兩個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們在睡夢中還微笑哩。他們的母親，當她自覺快要斷氣時，還不顧寒冷地脫下她的外套蓋在他們的腳頭，用她的衣裳把他們裹起，為得叫他們溫暖。

他們睡在破舊的搖籃裏多熟啊，呼吸是停勻的，小臉蛋又那麼安詳！好像什麼東西也喚不醒這兩個夢中的孤兒。外兩雨像洪水般衝下，大海咆哮得好比驚鐘。從陳舊裂了縫的屋頂——風就從那兒吹進——漏下一滴雨水，恰巧落在死人的面孔上，它流下去彷彿一顆淚珠。

讓妮在亡婦的屋裏做什麼？什麼？她的外套裏包着什麼東西呀？她的心為什那樣跳呢？她為什麼戰戰兢兢地趕忙跑回家，頭也不收回？她藏了什麼東西在幔後她的牀上？她剛偷來了什

麼？

她進屋時，懸崖已經露白了。她坐在牀旁的椅子上。她面容灰白，她似乎悔恨起來。她的前額落在枕上，她不時用斷續的話語向自己咕囁；屋子外，大海在哀泣。

「我的苦命人！哎呀，看他要怎麼說啊！他已這樣艱難了。我現在却幹了什麼事啦？我們已經有五個孩子的負擔了！他辛勞不已，然而，我還要給他這種拖累，好像他的責任不夠似的，是他嗎？啊，不是，沒有什麼。我做錯了——他就打我也是該當的。是他嗎！不是！讓他打罷，那才更好。門動了，宛似有人進來；不過又沒有。請想一想，我竟然怕見他進來哩！」

她依然沉思，冷得發抖，聽不到外面的任何聲音——那飛翔的黑鷺的尖叫，風和海的怒號。門忽然開了，一道晨曦跟進來；漁人拖着濕漉漉的網，站在門限上，快活地笑着，嚷道，

海軍來啦。」

「你嘔！」讓妮叫道；她像情人般擁抱他，嘴唇貼着他的粗布短外衣。

「我來了，妻，」他說，火光中顯出他良善的，滿足的，讓妮所極愛悅的面孔。

「我的運氣不大好，」他往下說。

「海上的天氣怎樣？」

「可怕。」

「捕魚的結果呢？」

「很壞。不過不要緊。又有你在我的懷裏，我是滿足了。我什麼也沒捉到，却把網給扯破了。夜裏的風真有鬼。暴風中我會以為船兒沉沒了，錨鏈斷了。可是你這些時都在幹什麼的？」黑暗中讓妮覺得震顫。

「我嗎？」她說，苦惱得很。「哦，什麼也沒做；跟平常一樣。我縫衣服的。我聽着海上的雷聲，我很駭怕。」

「不錯，今年冬天真難。不過現在不用管了。」

那時，她像要犯罪似地戰慄。

「丈夫！」她說，「我們的鄰人死啦。她一定是昨天夜裏當你出去不久以後就死的。她丟下兩個孩子，一個叫威廉，一個叫瑪德琳。男孩還不會走路，女孩子剛剛學話。那可憐良善的母親本是最窮困了啊。」

男的面色莊嚴。把被暴雨浸透了的皮帽子扔到一邊，「糟糕！」他說道，搔着頭皮。「我們已有五個孩子；那樣就變成七個了。我們碰到壞天氣就得挨餓。我們怎麼辦呢？呸，這並不是我的過錯，它是上帝的安排。這裏面的道理，在我看真太深奧了。爲什麼上帝要把這些小蟲兒的母親攝去呢？這種事體太難懂了。你要不是學者就別想了解。這樣小的嬰兒啊！妻，去抱他們來罷。如果他們醒了，他們和死去的母親在一起一定是很怕的。我們要把他們和我們的孩子一道教養。他們便是我們五個孩子的弟兄姐妹。倘若上帝見到我們除了我們自己的以外還

撫養了這兩個孩子，他就會讓我們多捉一點魚的。至於我，我願光喝水。我願加倍努力。不用說啦。去帶他們來罷！可是怎麼着？這惱了你嗎？你往常是很爽快的。」

他的妻拉開了幔子。

「看！」她說。

福

蘇德曼

聖誕樹顛巍巍地向前伸重。靠牆的一面殼不到，所以未曾裝飾起來和前面重甸甸的樹枝維持平衡。

爸爸看到這，責問起來了。「萬一媽媽看見了，她怎麼說啊？你知道，伯麗吉托，媽媽是不歡喜隨便的。」樹倒過來了，你想我們多難爲情。」

伯麗吉托面孔羞得緋紅。她又爬上梯子，盡量伸開手臂，把她收集得到的東西都掛在那一邊。那邊原來是沒有什麼的。但是現在不同了。

可以點燈了。

「現在我們再檢查禮物了，」爸爸說。「媽媽的盤子呢？」
伯麗吉托拿給他看了。

這一次他滿意了。「好得很，你放了這樣多的糖果在上面，」他說。「你曉得她總喜歡有點什麼施給別人。」他於是察看放在盤子旁邊的光亮的保險鎖，摩挲遮着聖誕席上媽媽的座位的盆栽棕櫚的硬葉。

「送她的花瓶你塗過色了吧？」他問。

伯麗吉托點點頭。

「那隻花瓶是專門插玫瑰的，」她說，「顏色燒透了，無論什麼天氣都不怕。」

「男孩子們做了些什麼禮品送給媽媽呢？你把她送的禮物放起來了嗎？」

當然她已放起了。給富禮慈的，是一張漁網和一把十寸頭的小刀；給阿瑟的，是一架腳踏的旋牀，再加一隻船頭有金髮的林澤仙女像的玩具船。」

「美人魚是動人的，」爸爸說着笑了。

伯麗吉托惦記着另外一件事。她把結實的小手藏在帷裙的下面，帷裙從她平狹的胸部起一直拖下去，在她的腳根房上上下下地跳動。

「我滿可以洩漏這個祕密的，」她說。「媽媽也送你一樣東西哩。」

爸爸在傾聽。「是什麼？」他問道，他察看他的位子，除了伯麗吉托編織的飾物外，什麼也看不見。

伯麗吉托跑到鋼琴前，從它下面拉出一個用紙包着的盒子，大約有呎呎高，看來倒是極輕的。

包紙撕開，一隻木籠出現了，一頭色彩光艷的剝製的鳥兒坐在裏面。他的羽毛，像彙合了天空的蔚藍和太陽的金黃。

「一隻勛斗鴿！」爸爸叫起來了，他拍手，嘴邊掛着喜悅。「她送我這麼珍貴的標本？」

「是的。」伯麗吉托說，「它是今年秋天用畫眉網逮到的。管家的一直養着它。因為它太美了，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極樂鳥，媽媽就把它送給你啦。」

爸爸摩摩她金黃的髮絲，她的臉又紅了。

「很好；我們要叫男孩子了，」他說。

「先讓我脫掉帷裙，」她嚷道，解開別針，把那難看的黑布塞到鋼琴下面原來放鳥籠的地方。

他站在那裏，穿着一襲釘有藍色緞帶的雪白的聖餐服，做了一個可愛的怪相。

「你辦得很妥當，」爸爸說。「媽媽不歡喜黑色。她的左右總得是一片光明快樂。」

男孩子放進來了。

他們小心地捏着端正的聖誕詩，身體挨着門框。

「進來，放高興些，」爸爸說。「看你們今天都胡塗了嗎？」

他於是把他倆都拉在懷裏，緊緊地摟了他們一下，竟致亞瑟的詩篇從中破裂了。

當然，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爸爸安慰着孩子，說他願負責，因為那是他的過錯。

伯儒格芒，那瘦長的家庭教師，也伸過頭來。他穿了最莊嚴的長衣，像奔喪似地慘澹地點着頭，哼出鼻音說：「——是——是——是——是——」

「你為什麼那般悲哀地歎息，你這老苦相？」爸爸說，笑了。「這兒全是愉快的人。不是

嗎，伯麗吉托？」

「當然是，」小姑娘說。「先生，這兒是你的聖誕盤子。」

她領他到他的座位前，一個小小的犢牛皮夾，從糕餅下怯怯地向外窺探。

「這是媽媽送你的禮物，」她接着說，遞給他一本長長的，黑色封面的書。「你一向非常讚賞的『和平三道』。」

那位學者匿起一滴偽感之淚，却儘駁着那隻皮夾子。

它代表得到和平的第四條道路，因為他負有啤酒的債務。

僕人也讓進來了。首先是管家婆彭司更夫人，她的彎曲有疤的雙手捧着一小盆紫羅蘭。

「這是給媽媽的，」她對伯麗吉托說，伯麗吉托接過盆子，引她走到她的座前。那兒有許多精美的東西，倒如一件棕色的毛線衫，這，她真渴盪了好久，因為在廚房裏常有東風自壁縫中吹進來。

彭司更夫人一眼就看見那件毛線衫，正如伯儒格芒看見那隻皮夾一樣。當伯麗吉托說「這自然是媽媽送的」時，這個老婦人毫不驚奇。因為從她十五年的服役中她早已發見最好的東西總是媽媽拿出來的。

同時，兩個男孩子亟想定心，背誦他們的詩篇。他們站在爸爸的身旁。

他忙着招呼看禮物的人，暫時沒有注意到他們。他這時覺察他的疏失，從他們的手裏拿過

詩篇，笑着表示歉意。富禮慈取了適當的姿勢，爸爸同樣地做了，但當他看見詩題是「聖誕節呈親愛的雙親」時，他變計了，他說，「我們先把它擱在這裏，等媽媽來了一塊兒看罷。」

男孩子這才走到他們的座位去。當他們浸沉於快樂的靜默中時，爸爸走到他們的背後，搖着他們的身體，說：「小東西，你們放快活些好嗎？要不，看媽媽有多難過！」

這解除了他們精神上的束縛。富禮慈張開了漁網，亞瑟發現了他戰艦上一隻附艇時，無限的富足之感都表現在歡呼聲中。

他們的心理却是這樣的。他們剛發現自己的寶物，就覬覦別人的了。

亞瑟看見一隻閃亮的特式鎖擺在媽媽的盤子和他的之間。給他的呢或是給她的，似乎還不一定。他頗相信那不是給他的；可是，他又想不出她要它有什麼用。況且，他很喜愛它，它是照某種模型翻造的。做一個專心致志的工程師是滿可稱讚的。

富禮慈也試着發表一些專門的意見。他認為它是一把卻勃氏的機關鎖。當然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不過富禮慈有時是會隨便說話的。

不管怎樣，這把鎖實在是頂精緻的東西了。當你插進鑰匙轉動時，它發出一聲輕緩的共鳴，好像有一個奏豎琴的小精靈坐在它的胸膛裏。

但是爸爸進來了，結束了他們的妄想。

「小無賴，你們想些什麼呀？」他戰慄地責問。「不但不送點什麼給勞苦的媽媽，你們反

面想拿去她這一星星的東西。」

他們極其羞愧。亞瑟說他們當然已爲媽媽預備好了禮物，不過放在廳堂裏未拿進來，等他們去迎接她時就可以拿給她了。

「那末去拿來罷，」爸爸說，「免得她的位子上看來那末寒薄。」

他們跑出去拿了禮物回來。

富禮慈雕了一個花盆架子。它包含六部分，彼此精巧地聯結着。假它却比不上亞瑟的氣窗，它是用馬鬃編成的。

爸爸高興了。「我們可以不怕見人了，」他說。他更解釋了那把鎖的機構，並且告訴他們說是用來保護媽媽的花兒的。因爲她最歡喜的玫瑰花，最近有幾株被人偷去，最可能的原因是那一個有總鑰匙。

「好啦，我們該去迎接她了，」他終於說。「我們讓她等久了。我們跟她在一起就會快樂的，照她說快樂是了不得的幸福。……伯麗吉托去把開大門的和禮拜室的鑰匙拿來。」

伯麗吉托拿來了大門和禮拜室的鑰匙。

外子之書

巴 蕾

遠在我跟喬治結婚以前，我就曉得他是極有大志的了。當他祕密地告訴我他將出一本研究倫理哲學的巨著時，我們還未訂婚哩。「我還沒開始寫，」他常常說，「但冬天一到，我就要動手了。」白天裏喬治只當一名書記，——雖然是個被人重視的，——他得把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放在一本總帳簿上。

「如果有更多的時間由你支配就好了，」我慣於這樣說，在他對我提到那足以使他成名的著作時。

「我不抱怨，」他樂觀地說，帶有除了服藥以外的真正英雄的氣概。「不錯，你會知道偉大的書籍差不多總是忙人寫的。我深信一個有創作力的人，他的天才總能表現出來。」

在他用這種興奮的語調講話時，他溢露着熱情，而他的銳氣也有幾分滲進了我的身體。我們相遇，便談他的將來；至少是他在那兒講，我握着手聽。所以我們就訂婚了。喬治不是平凡的情人。他不浪費光陰對我說我美麗，或隔不多久就叫一聲「愛的！」不，我倆在一道時，他就把手給我握着，熱烈地談他的倫理哲學。

我們的訂婚期並不長，因為喬治這樣勸我結婚——「不結婚我是不能安心著作的，」他

說。

他著書的心非常堅決，於是我應允了。我們一同奔走全倫敦，採買傢具。有一張長靠背椅我特別想要，但喬治顯出平昔的深慮，說道：「我們寧可買一張書桌罷，等那本書印出來，我們便能買半打長靠背椅了。」

他又獨自出去，要買幾幅會客室裏掛的畫。

「我沒買畫，倒買了一張讀書椅，」晚間他告訴我說。「我曉得你不曾生氣的，我愛，因為這椅子正是可以坐在上面寫一本大書的。」

他竟想到墨水瓶。

「在我的房裏，」他說，「墨水瓶往往是空的，用煤炭水寫字我真不高興。我以為我們應當買些帶兩個瓶子的墨水池。」

「自然嘍，」我以青年的狂悅的態度說道，「我一定很高興注意把瓶子裝得滿滿的。」

「最親愛的！」我親熱地說：那種話才是最能感動他的言語哩。

被他溫柔的話語所激動，我繼續道：「每天晚上你會看見桌上已放好稿紙和一支插着新筆尖的鋼筆在等待你。」

「你會是多麼賢良的妻呀！」他驚歎着。

「你切不可太忙了，」我說。「你得有規定的時間寫，比方在十點鐘吧，我得要你停止著

述了。」

「這辦法似乎很聰明。不過，我怕有時過於奮發了倒不容易離開我的工作哩。」

「啊，」我說道，「我將走到你的背後奪去你手裏的鋼筆！」

「每星期六的晚上，」他說，「我將把那星期內已經寫好的讀給你聽。」

我之愛他毫不足奇。

我們在九月的一天結婚了，蜜月就在那本書的談論中愉快地度過。喬治在蜜月裏未着手他的偉大的工作，最可證明他愛我之深。我常這樣對他說，他則報以甜蜜的微笑。的確，我愈稱讚他，他看來愈高興。這種光景，可以稱做同情。

請設想我們燕居在克賴達的精巧的住宅裏。

「你願立即著書嗎？」我們到後的第二天我就問他。

「我已思索過了，」他道，「不用說，沒有比寫書更叫我歡喜的事了；但總之，頂好再等一星期。」

「別因我而犧牲，」我焦急地說。

「自然是爲了你的緣故，」他答道。

「但浪費了時間真可惜，」我說。

「不必那麼急，」他相當暴躁地回答。

我驚奇地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他說，「這樣我就能先把本書的編排想過。」

我們這時當然有許多訪客，對大多數的客人我都提到那本書。由於下面的理由我現在很懊悔：

由一星期而兩星期了，正餐後我一定要喬治獨個兒留在書房裡。他現出憂愁不悅之色，我却裝滿了墨水瓶，把紙舖在桌上，把新筆遞給他。他接了筆，並不說聲「謝謝」。一小時後，我送一杯茶過去。他仍然靜坐在火爐旁，但筆已不在他的手裏了。

「你睡着了吧，喬治？」我問。

「睡着了！」他氣憤地叫起來，好像我誣賴他犯了罪。「不，我在思想。」

「你還沒寫嗎？」

「你進來的時候，我正耍動筆，喝完這杯茶，我立刻就開始。」

九點鐘我又到書房去。他依然保持先前的姿態。

「我本願你帶一杯茶來的，」他說。

「幾小時以前我就給你一杯了。」

「呀？你先爲什麼不告訴我？」

「喔，喬治！我跟你說過了。啊，它還放在桌上沒動哩。」

「我敢說你沒對我講。我一定是沒沉於思想之中的，以致未曾注意你。你應當就對我講話的。」

「但我確曾說過話，而你也回答了的。」

「親愛的，我相信我沒回答過。這事真煩惱人，今晚的工作已被它擾亂了。」

第二天晚上喬治說他沒有寫作的心情，現在想起來我當時怕是露出失望的樣子的，因為他隨即勃然大怒了。

「我不能不斷地寫呀，」他咆哮着。

「可是你根本還沒寫哩。」

「這話未免太不客氣了。」

「但你從前說得好像這件工作是一宗快樂哩。」

「我會說過它不是快樂嗎？假使你懂得文學史，你就會知道最勤勉的作家也有寫不出一行字的時候。」

「然而他們總會開頭的！」

「好，明天我就開個頭。」

明天晚上，他似乎並不急於進書房。

「我要來掛寢室裏的畫片，」他說。

「不，不，你該去寫你的書。」

「你真渴望我去寫那本書呀。」

「你從前說得馬上就要開始似的。」

「誠然，我說過不麼？」

他把會客室的書齋關上，大步走向書房去。大約一小時後，我送茶給他。書房的門是開着的，所以在本進去以前我就看出他是坐在榻上的。當他聽見茶具的碰擊聲，他跳起來趕到書桌前；我進去時，他假裝忙碌地寫。

「進行得怎麼樣了，親愛的？」我很灰心地問。

「好極了，好極了，我愛。」

我非難地注視他，他面赧了。

他喝完茶，說道：「我想今晚已寫得不少，我不該過度地工作了。」

「你不讓我聽聽你所寫的嗎？」
他的臉又紅了。

「等到星期六罷，」他說道。

「那末，我來收起你的稿紙罷，」我說，切想知道他究竟寫了未寫。

「我不能答應你，」他答道，用雙肘掩覆着稿紙。

第二天早晨我數了數他未用的紙張，結果跟我上次放在桌上的數目相同。這情形繼續了兩星期或者多點。他或者疑我數過這些紙張。或者怕我忽然想到這個法子，因此，爲了減少我的猜疑，他把他的所謂原稿放到抽屜裏，仔細地鎖起來。我找出我的一把鑰匙可以開這抽屜，有一天我就檢查了他的原稿。共計二十四葉紙，沒有一個字。他每晚加兩葉空白的紙進去。這發現使我譏嘲地譴責他的欺騙。他先倒想厚顏相對，但我毫不放鬆，他於是說：「這道理是我不能在煤氣燈下寫作，我怕要到明年春天才能開始寫哩。」

「你不是常說冬天是最宜於寫作的季節嗎？」

「那時我是這樣想的，但我現在發覺那是錯誤的。目前把這工作擱下來，對我當然是一個打擊，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春天了，我提醒他現在正是動筆的時機。

「你無時無刻不談那本書，」他怒語道。

「一月來我都未曾提過。」

「唔，你老是釘着我要我幹它。」

「因爲你慣於熱心地說到它。」

「我現在仍舊一般地熱心，但我不能永遠地寫呀。」

「我們已經結婚七個月了，你一行還沒寫哩。」

他又砰然關上門。一星期後他聲明春天是不宜於著作的。他說：「在春天，人人喜歡出去，看看樹又變綠。等到七月罷，那時人就喜歡就在家裏了，我每晚必化四小時來做這件工作。」

夏天來了，他說道：「要寫書確實太熱。再給我一瓶冰汽水。秋天我決定着手那本書了。」

我們結婚已經五年多了，但那本書還未開始寫。通常我們總避免那個題目，但有時他仍高興談起要開頭哩。我想知道有沒有別的文天像我的那樣。

婚後

斯特林柏

他倆結婚十年了。幸福嗎？在環境所允許的限度以內是幸福的。他們平穩地前進，正如兩頭並聯的氣力相等的公牛，各守其位。

在第一年，自然有許多關於婚姻的幻想是打破了，例如對極樂的幻想等等。孩子在第二年就來了，生之否役不叫他們有好多反省的工夫。

他慣於家居，簡直習慣於家居；他發見他的家庭就是他的新天地，他自己就是那小天地的核心。他的孩子們這半徑，他的妻子也力圖做一個核心，但從未站在圓的中心，因為那兒已被她的丈夫佔據了；由於這個理由，半徑有時跑向他，有時跑向她，互相交錯。

今年是婚後第十年了，丈夫被任為監獄督察，所以擬出旅行，對他家居的習慣，這是一記打擊，想叫他將出去一個整月，他感覺莫大的嫌惡。他不能斷定他究將最思念他的妻子呢，還是他的孩子；或許竟是他們全體。

在他動身的前一晚，他坐在沙發上看他的妻子替他收拾手提箱。她跪在地板上，把他的襯衣放入箱中。她拭去他的黑外衣上的灰塵，仔細疊起，這樣佔的地方就可以減到最小的空間；對於這種事他是不大在行的！在家裏她並不是居於女僕的地位，也不是他的妻子。她是母親，

是孩子們和他的母親。她替他補襪子從不感覺屈辱，也從未需要感謝。她並不以為他應該爲了這些事情而感激她，因爲他長統襪兒和許多別的東西同製給她和她的孩子，要不她還得自己出去買，她的孩子就要孤單地丟在家裏了。

他坐在沙發的一頭看着她。離別的時刻快到了，他心裏漸有悔惜之意。他觀測她的模樣。肩胛骨長得更凸出了；由於伏在搖籃上，熨衣鐵上，和火爐上工作的緣故，背部拱起來了。他呢，也因爲久伏案上工作而曲了背，他的視覺衰廢助於眼鏡。不過此刻他確未想到自己。他瞧出她的頭髮比以前稀了，髮辮之間的部分比以前亮些。她之失去美麗，是爲了他麼，單單地爲了他麼？不，是爲了包括他們全體的那個小集團，因爲她也爲了自己而勞苦哩。他更謀一家人的生活，因而他頂上的頭髮也變得稀疏了。假使沒有這樣多的嘴張着要飯吃，他或許會顯得年輕些，不過他從未希望孤獨過。

「出去走走倒是於你有益的，」他的妻子說；「你老是就在家裏坐着。」

「我離開你你就高興了，高興了，」他說，口吻帶了一點嚴肅的意味；「不過我將十分想念你哩。」

「你像一隻貓；你會想念你那溫暖的角落，不過我不相信你會那麼記掛我。」

「那末對於孩子們呢？」

「哦，當你離開家，你自然會想他們的，但你在家時，你老是挑他們的眼兒，當然不怎麼

嚴重，可總是挑眼。哦，你是真愛他們的。我相信；我不願冤枉人。」

晚餐時他很和藹，不過覺得沒有精神。他晚報也不看，却只要跟他的妻子談話。然而她的事情太忙，沒有好多閒談的時間，況且，她的情感也被育嬰室和廚房中的勞役磨鈍了。

他實在比他所表示的更易感觸，四週紛亂的情形很使他不安。他發見他雜陳在椅子上櫃子上的日常生活與生存的片斷，那隻張着嘴的皮箱像一口棺材似地朝他凝視。白麻布裹着纏有膝形和肘形的黑衣裳，在他看來好像自己擽在白色的壽衣裏，等待上了蓋子抬出去。

第二天早晨——是一個八月的早晨——他急急地下了牀，屏息穿好衣服，非常煩亂。他走進嬰兒室吻了每一個擦着眼睛趕去睡夢的孩子，在擁抱過妻子以後他乘了一部馬車到火車站去。跟着他的長官一道旅行，他毫不寂寞，他覺得稍稍走動一下真是一件有益的事。丟下的家滿像一間氣悶的寢室。當他到達靈渴屏時，他真高興透了。

當天他們在大旅館中吃着豐盛的獄官的正餐，他們舉杯祝福省長。自然不用祝禱那些或為他們旅行的原因的囚徒。等到晚上，他的房中却是淒清的。一張牀，兩把椅子，一張棹子，一隻面盆架，一枝朝樸素的壁紙放着微光的牛油燭。督察覺得惶惶然。什麼都沒有：拖鞋，睡衣，煙斗架，書桌；以及其他構成他的生活的小物件。還有他的鏡子和妻子。他們的狀況怎麼樣了？他們好嗎？他不寧靜，他極沮喪。當他要開鎖時，他找不到鑰匙。它原來掛在家裏的錶座上，那個錶座還是他妻子在他們訂婚時繡給他的哩。他上了牀，點起一枝雪茄。不過那時他

又要起來在手提箱裏找一本書。裏面的東西放得極有條理，他坐惶弄亂。他檢查時，却發現了拖鞋。她什麼都想得到！隨後他找到那本書了。但他並未閱讀。他躺下來回想過去，回想過去十年中的妻子。於是舊日的情景出現了，現在却消失在一圈圈騰向雨痕斑斑的天花板的藍棕色的煙中。他意識到無限的悔恨。他記起自己曾經說過的不客氣的話，他惋惜她會使她受苦的時刻。最後他睡着了。

第二天，是工作和盛饌，飲祝監獄長的健康，仍然不會飲祝囚徒的。晚上，寂寞，淒涼，沮喪。他渴想跟她談話。所以他拿了些信紙坐在寫字臺前。剛下筆他又停住了。他怎樣稱呼她呢？以前寫張硬條告訴她不能回家吃飯時，總是用「親愛的媽媽」的。但現在不是寫信給媽媽呀，是寫給他從前的未婚妻，他的愛人的。所以他像昔年一般地寫道，「立麗吾愛」。起頭很困難，因為許多親愛的話早從他們日常共同的生活裏的乾燥無味的言語中消逝了；不過他立即變得熱烈起來，久已忘却的諧音又進入他的記憶；華爾茲舞的足音，小說的段片，丁香花和燕子，有餘輝照在明鏡般的湖灣上的黃昏；生命中所有青春的回憶都跳盪在金色的雲裏，展現在她的周圍。在信紙的末端他畫了一顆星，像愛人們常頑的把戲，並在它的旁邊註道——正如昔日一般——「吻這兒」。寫完了，把信讀過一遍，他覺得面頰熱辣辣的，他有幾分難為情的樣子。爲什麼，他不能準確地說出。那好像是把自已心田深處的思想告訴某一個不見得能夠了解的人。

然而他發出了那封信。

兩天過去，回信來了。在等待期間，他感覺一種幼稚的不安和羞澀。

可是回信到了。他擊中了音鍵，自烹調的氣味和孩提的喧嘩中升起一支歌聲，響亮諧和，溫暖純潔，大有初戀之慨。從此他們交遞着情書。他每大晚上寫，有時白天還寄一張明信片去。他的同伴們還不深知他。對於衣服和外表的每一細節，他漸漸講究起來，以致別人疑心他鬧戀愛了。他真的重新戀愛了！他寄給她一張未戴眼鏡的照片，她送給他一綰頭髮。他們信裏說着幼稚的話，他買了些有色的印着斑鳩畫的信箋。他們是中年的人，四十才多一點兒，可是生之苦鬥竟使他們覺得更老。去年他已不和妻子同牀了，並非由於冷淡，而是由於尊敬，因為他只看她為孩子們的母親。

他的旅行快結束了。他一念重逢，便感不安。他這一輩子是和一個愛人通信的；他還要看到她是一位母親兼主婦嗎？他恐怕回家時失望。他不願在和她擁抱時見她穿着廚師的圍裙或者在孩子在她的膝前。他們應當單獨在別處會面。他能夠叫她高興跟着他到萬克崙去，比方說，住在那所他們曾於訂婚期間去消磨過好些快樂的辰光的旅館裏麼？真是好主意！以一兩天的工夫去重溫不再的春夢。

他坐下來，把他的計劃寫入熱誠的信內，她當即回信說贊成，而且喜歡他竟和她作同樣的想法。

兩天以後他在萬克淞，整理旅館中他們的房間。那是一個美麗的九月天。他一個人在大廳裏進膳，喝了一杯酒，覺得自己又年輕了。這兒好敞亮啊。外面的海灣顯得亮盞；只有岸邊的赤楊改變了顏色。園子裏的大麗菊仍在盛開，園周的木犀草散發着芬芳。不時還有一隻蜜蜂來訪問凋謝的花兒，不過它却失望地飛回蜂房。海峽裏，帆船在微風中來去。它們來來往往，帆兒拍動，帆索擺盪，同時驚恐的海鷗尖銳地啼着，飛得遠離坐在小艇上帶了釣竿浮子釣青魚的人。

他在陽台上喝咖啡，瞻望輪船的到達，它應該在六點鐘到。

他像去碰一樁異常的事故那麼不寧靜地在陽台上踱來踱去，越過海灣和海峽而向城裏那個方向望去，想看見輪船。

最後有一道煙騰在提樞的樅樹林上。他的脈搏加快了，他喝了一點酒。他於是走到海岸去。煙突出現在海峽的中央，他馬上看見船頭上的旗幟。她在船上嗎，或者她有什麼就攔不能來了？只須一個孩子有病要她在家照應，他就得孤單單地在旅館中過夜了。最近數週居於背景地位的孩子們，此刻出現在他倆的中間。他倆最近的幾封信裏難得提到孩子，好像他們要除去一種討厭的原素，除去他們所不希望作此情此景的見證的東西。

他在碼頭上踱着，他的脚下吱吱作響，他終於不得已地佇立在一堆東西的旁邊，瞪住眼望那隻船，船身越來越大，她的行跡在無量細縐的水中展成一道熔金似的洪流。現在他見到人在

上甲板上移動，水手拿着繩子在船頭上忙碌。

一點白色的東西隨即在駕駛室旁飛舞。因為碼頭上只有他一個人，那一定是向他招呼的；而招呼他的也只有她一個人。

他拿出手帕，回答了信號。不過他注意到他的手帕不是白的，因為他早已爲了節省的緣故而改用有色的了。……汽船叫着汽笛，漸漸慢下來。船靠向碼頭；他看見了她。他們用眼睛互相招呼，但由於距離的關係還不能交換語言。船拖進來了，他見她沉靜地倚身舷門之上。

……那是她，但又不是。這之間有十年的光陰！時尚改變了，衣服的樣子不同了。往昔他見她嬌嫩微黑的容顏有一半罩在當時時興的帽子下，那種帽子是決不遮蓋前額的；現在它是做成男帽的樣式了。那時她秀美的身材在雅緻長垂的外衣之下現有活潑的曲線，外衣詭譎地藏起或者顯出肩頭的豐潤和臂膀的活動；現在她整個的形態被一襲只現衣裳不現人的車夫外套弄得不成樣子了。她走完了跳板，他看到她的小腳，當年它穿着壓腳的帶扣的靴子他是非常喜歡的，而現在却穿着尖頭的中國式的硬鞋，她的拇趾再也發不出使他那麼迷戀的旋律了。

那就是她，却又不是她！他擁抱她吻她。他們互問健康和孩子。他們走上岸。

說話了——是間斷的，枯燥的，勉強的話。這樣奇怪！他們相對害羞似的，絕口不提通信的事。

最後他鼓起勇氣道，「在太陽落山前我們去散散步好嗎？」

「我極願意，」她回答，捺了他的膀子。

他們上街走進了小鎮。消夏的遊戲場一齊停閉了，花園也荒蕪了。偶爾有一兩個蘋果還靜靜地躲在樹葉的後面，可是花壇全沒有一棵花了。撒去了天蓬的陽台，樣子像骨骸，從前本是滿座笑臉與笑聲的，現在却寂然無響。

「這真有秋天的氣象，」他發表意見了。

「是的，看着這種消夏場真使人失望。」他們向前走着。

「我們應該去看看我們昔日常住的地方，」她說。

「是的，那很有意思。」

他們沿着一排浴場前進。

那所小房子夾在園丁的住宅和舵工長的之間，有陽台，有圍欄，四周是紅色的籬笆。

舊時的情景湧現。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就生在那間屋子裏。歡欣與祝宴，歌聲與青春！他們手植的玫瑰花叢依然在那裏。還有他們所佈置的草莓的苗牀，可是它不在了，它已被亂草遮沒，變成一片草地了。園地裏本來懸有一架鞦韆，可是現在完全看不到了。

「多謝你那些可愛的信，」她說，捺緊他的膀子。

他臉紅了，沒有答腔。他們折回旅館，他敘述旅行的經過。

他把桌子擺在昔年常在那兒用飯的大廳內。他們坐下，不曾禱謝。

時間飛駛。他們起身走進放有鋼琴的客室去喝咖啡。

「我不曉得我的孩子怎麼樣了，」妻子說，剛從迷夢中轉醒。

「坐下來唱一曲罷！」他囑咐她，開開了琴蓋。

「唱什麼好呢？你知道我這麼久都沒唱過了。」

哦，他當然知道，可是他現在想聽一支歌。

她坐下來，彈了一曲開場樂。那是一架尖聲的公用鋼琴，像稀疏的牙齒一般響。

「我唱什麼好呢？」她在琴凳上回轉身問道。

「你曉得，立麗，」他答道，不敢看她的面孔。

「你的曲子！是的，只要我能記得。」

她於是唱道，「快樂家邦的所在，忠實愛人的所居。」

可是啊！她的聲音尖弱，她的情緒更聲音帶了虛假的成份。有時它像過午的幽靈進出的呼喊。習於煩重工作的手指，不容易找到正確的盤鍵，而且鋼琴用久了，琴槌的包布也破了，結果只聽見木頭擊着金屬簧的聲音。

他倆又面對着面了。他拿起麵包盤送給她。她微笑。就在昨天他還不見得這般客氣哩。不過在外面吃飯倒新鮮有趣，他們隨即開始了渴切的談話，如同雙人合奏曲似地，各人輪流講一件往事，他們便在這些記憶中流連。他們的目光明亮了，他們的縐紋平貼了。啊，黃金時代

呀，我們度過的只該過一次，可是許許多多的人竟從未過過哩！晚餐後水果的時候，他向侍女低語，她立即拿來一瓶香檳。

「親愛的阿克塞，你想做什麼呀？」他的妻子說，半責備的口氣。

「想已逝的青春還可以回來。」

不過他並非專門這麼想，因為，被妻子的責備所擾亂，他彷彿進了房的貓兒，起了關於育嬰室和雜燴的黑暗的幻象。

然而，情景又光明起來，粉紅色的酒觸動了記憶之絃，他們再投入過去迷人的沉醉裏。

歌聲完了，她敢稍稍掉頭，只是坐着像雲等他走去和她說點什麼。可是他並未走上前，整個的房間只是寂靜。當她在凳上轉過臉時，他正坐在一角掉眼淚。她想跑到他的身邊，用手捧着他的頭，吻他，全跟舊時一般，但她依然坐着不動，眼睛落在地板上。

他的拇指和食指中間夾了一枝尚未點火的雪茄。他聽不見響動，他咬去煙頭，擦了一根火柴。

「多謝，立麗！」他說，燃起了雪茄。「現在你要咖啡麼？」

他們喝着咖啡，談着一般消夏的玩意，談着明年應到那兒去度夏。可是談話不久就遲滯重覆了。

他終於在一個深長的不可抑制的呵欠之中說道，「我要睡了。」

「我也要了，」她說，站了起來。「不過我先要出去一會——在洋台上。」他進了寢室。他的妻停留在餐室內，跟女房東談論腌洋葱，跟着漫語到洗毛織品，所以他們的談話廢續半小時之久。

她回來時站在寢室門口傾聽。裏面是寂靜的，而她丈夫的靴子已經脫在門外了。她敲門，可是沒有答應。她開了門進去。他睡着了。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們又一同喝咖啡。丈夫頭痛，妻子顯得不安。

「呸！什麼咖啡，」他薄怒地說。

「它是巴西貨，」她說。

「我們今天做什麼呢？」他問，取出錶看。

「你該用一點麵包和牛油，免得爲了咖啡生氣，」他的妻陳述她的意見。

「好的，我就那樣辦，」他說，「而且要一口酒哩。那種香檳，呷！」

他取了一個盛牛油同麵包的盤子，還有一瓶白蘭地，他欣然色喜。

「我們到舵工山去觀光罷。」

他們起身走了。天氣美得很，他們的散步很愉快。要上山的時候，他們的步伐緩下來了；妻子喘着氣，丈夫的膝骨是硬梆梆的。他們不拿往時來比較了。

他們於是去進草場。

地裏早已芟割，而且放牧過了，所以看不見一朵花。他們各自坐在一塊石頭上。

他開始敘說監獄視察和他工作的情形，她談着孩子。

以後他們又走了一程，什麼話也不講。他拿出他的錶。

「再過一小時才是吃飯的時間哩，」他說。

同時他想到，「我真不知道我們明天幹什麼。」

他們轉回旅館。他在找報紙。她微笑，挨着他坐下，不說話兒。

餐時非常沉默。最後他的妻子談起僕人。

「哦，看老天的面子，我們不要談論僕人罷，」他衝口就說。

「嗯，我們不是來爭吵的，」她回答道。

「我爭吵的嗎，我倒不曉得？」

「難道是我嗎？」

跟着是嚴重的靜默。那時他真希望有誰進來。孩子來了行嗎？哦，一定可以。那種對話，漸漸使人厭煩了。隨後他想到昨日快樂的時刻，他感覺心痛。

「我們到愛克巴肯去摘草莓罷，」她提議。

「在這季節已經沒有草莓了，我的好太太；是秋天了。」

「不管怎樣，我們去罷。」

所以他們又躊躇起來。不過他們找不到談話的資料。他用眼光搜尋對象，在路上找一個他們可以談論的地方，可是什麼都乾枯了，說盡了。她曉得他對各種題目的意見，許多她都不贊成。況且，他現在又渴想着家，想着有房子有孩子的家。像一對癡子在這裏走來走去，在在可以吵嘴，的確太愚蠢了。最後妻子累了，他們駐足。他坐下來，用手杖在沙地上畫字，只希望她給他可以吵鬧的機會。

「你在想什麼？」她終於問道。

「我嗎？」他像釋去了重負地答應着；「呵，這就是我想的：我們老了，媽媽；我們已演完了我們的戲，我們最好對於既有的事實滿足。如果你同意，我們就趁今晚的船回家。呵？」

「這也就是我時刻在想的，我親愛的孩子，不過我要你先講這句話。」

「好罷，來，來，我們回家去罷！現在已不再是夏天了，是秋天了。」

「不錯，是秋天了。」

他們用輕快的步伐走回去。爲了這次壯舉的毫無趣味的結局，他不大自在，覺得有對這種局面加以哲理解釋的必要。

「你看，媽媽，」他解釋道，「我的愛——」（這個字眼兒太重了）「我對你的愛情歷年已經有了演化，像一般人近來所常說的話兒。它可以說是發展了，擴大了，雖以對個人的專注

開始，現在却變得包括了一家，家是一個集合的對象。它不專指你，也不專指孩子，而是大家一起。……」

「叔叔說得好，孩子是引電針。」

完結他的哲理解說之後，他恢復了舊我。脫去禮服穿上睡衣，真是可喜的事。

他們一回到旅館，他的妻子就開始收拾手提箱，而且她那麼左右自如了。

他們上了輪船，立即走進餐室。他爲了面子起見先問她要不要看日出，這項提議她婉拒了。晚膳時，他自己先吃，她問餐室女掌櫃麵包是什麼價錢。

當他吃饱了而要拿啤酒杯送向口邊時，他再不能制止一種他早已覺得有趣的思想：

「老傻子，呸！」他叫道，朝他的妻子微笑，她的一口東西還未吃完，她也抬起眼望他。

不過她並未向他的光肥的面孔微笑過去。相反地，她的眼睛像閃電樣亮了一下，隨後就採取了那種衰頹尊嚴的表情，他又慚促了。

他們的迷惑解除了，最後一點的情人的痕迹也已消滅了；他不過是和他孩子的母親坐在那兒罷了，他覺得毫無精神。

「我一時糊塗，你可別忘了尊敬我，」她嚴肅地說道。「不過一個男人的愛情裏竟有大量輕蔑的成份；這才是怪事。」

「在一個女人的裏面呢？」

「更多，那是真的。可是，她也更有憤怒的原因。」

「天知道，那差不多是相等的，雖然方式不同。或許兩方都錯。一樣因為難得而過於被人看重的東西，很容易變成輕蔑的對象。」

「爲什麼要過於看重它呢？」

「爲什麼它難得呢？」

上頭輪船的汽笛聲，阻斷了談話。

他們抵達目的地了。

他們到家，他看着她和孩子中間，他立即覺得他對她的「愛情」已經經歷了變化，而她對他的已經流出來分給這些好哭的小孩子。昔年他之佔有她的愛情，也許只是引致現狀的一個步驟。他的地位是暫時的，所以他覺得不大有理他。如其他不贍養他們，他或許會被擯斥的。他走進他的工作室，穿了長便服和拖鞋，點上煙斗，又感到自由自在了。外面的急風吹擊着雨，爐管有嘶嘶的響聲。

把孩子們料理停當後，他的妻子走進來。

「現在不是摘草莓的季節了，」他的妻說。

「不是，太太；夏天完了，現在是秋天。」

「是的，是秋天了，」她答道，「不過還沒到冬天哩。還倒是一種慰安。」

「這是一種慰安！不見得吧，我們只活了一次。」

「活了兩次，如果你有孩子；三次，如果你活着看到你的孫子。」

「可是那以後什麼都完了。」

「如果不再有來生。」

「那說不定。誰能說呢？我是相信有的，可是我的信仰並不是證明。」

「是的，不過能信就好，所以我們就這麼相信罷，我們相信我們還會有一次春天的！我們相信它！」

「對，我們一定相信，」他說，伸出了胳膊摟着她的腰。

隱傷

齊式法魯地

一天清早，那有名的外科醫生還沒起牀，就接待了一個緊急的，堅稱一刻也不能延遲的求診者；他要求立刻診視。外科醫生趕忙穿上衣裳，按鈴召喚他的侍者。

「讓病人進來罷，」他說。

進來的人看來是屬於上等社會的。他蒼白的面孔和慌亂的神氣表露出肉體的苦痛。他的左手用吊帶綁起了，雖然他能控制他的容顏，悽楚的呻吟仍不時從他的唇邊溜出。

「請坐。我能為你效什麼勞呢？」

「整整的一星期我都不能睡眠。我的右手有點毛病，我不曉得究竟是怎麼回事。可能是腫或別的什麼嚴重的症候。起先並沒有痛苦，最近却疼起來了。我一刻也不安寧。它磨得我好苦啊。痛苦越來越厲害，越來越不可忍。所以我特別進城來請你診治。如果我勉強再忍耐一點鐘，我就要發狂了。我要你烙它一下或者挖開它，或者加以別的處理。」

醫生安慰他說，也許並不需要動手術哩。

「不行，不行，」那個人堅持地說。「它必得用手術。我特別趕來要把這病痛的部分挖去。別的办法都沒有用。」

他相當用力地從吊帶抬起手，繼續說道：「如果你看我的手上沒有明顯的傷痕，我得請你不要驚奇。這病症是不尋常的。」

醫生確告病人說，他對非常的事是不大會驚奇的。看過了手，他却極其驚愕地把它放下，因為它好像絲毫沒有毛病。它跟任何別的手都一樣；而且它一點也未變色。不過那人顯然是遭受着劇烈的疼痛，因為醫生放下他的右手時他趕緊用左手去接的樣子，表示得明明白白。

「你的傷在那裏？」

他指指兩條大靜脈之間的一小塊圓圓的地方，但當醫生輕輕地用指尖去碰觸時，他急急縮回了手。

「傷就在那兒嗎？」

「是的，厲害得緊。」

「我把手指放上去時你覺到壓力嗎？」

那個人未能回答，但湧上眼中的淚水說明了一切。

「這真奇怪。我什麼也看不出。」

「我也不，但痛處仍在那兒，我情願死也不要再受這個罪了。」

醫生又用放大鏡檢查了一遍，量過他的溫度，最後搖搖頭。

「皮膚完全是好的。動脈正常；一點沒有發炎或腫變的現象。它跟任何別的手一般正

常。」

「我以為這一塊稍微紅些。」

「那兒？」

客人在他的手背上畫了一個小錢一般大的圓圈：「這兒。」

醫生看看那個人。他感到他得應付一個瘋子了。

「你該住在城裏，在最近幾天以內我就設法替你治療，」他說。

「我一分鐘也等不得。大夫，不要以為我是癲狂或迷了心竅的。這片看不見的創傷痛得我受不了，我請你把這圓圓的部分挖去，一直挖到看見骨頭。」

「我不會這樣做的，先生。」

「為什麼不？」

「因為你的手根本沒有毛病。它和我的一般健全。」

「你似乎以為我是瘋子，或者以為我在誑騙你，」病人說，其時他從皮夾子裏抽出一張千圓的鈔票，放在桌上。「你看我是誠懇的。這事實在重要，所以我才肯化一千塊錢。請你施行手術罷。」

「你就是把全世界的錢都給我，我也不願用手術刀來碰一碰一隻正常的手。」

「為什麼不？」

「因為那就不合職業的道德。全世界的人就要說你是傻瓜，而罵我利用你的弱點，或者說我不能診斷一個虛無的創傷。」

「對，對，先生。那末我要請求你的另一種恩惠了。我自己來施手術，雖然我的左手不大靈便。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請你在我施行手術以後弄好我的創口。」

醫生驚知那人是十分認真的。看他說却外衣捲起襯衫的袖子。他竟然掏出了小刀，因為沒有旁的器械。在醫生能夠攔阻以前，那個人已在手上割了一個深口了。

「停住。」他叫起來，唯恐病人割斷了靜脈。「既然你堅信它必須割治，好罷，還是讓我來罷。」

他準備動手術。等到就要動刀子，醫生勸病人掉過頭去，因為一般人看到自己的血液時都要驚惶的。

「大可不必。」那人說。「我必須指揮你的手，那末你才曉得割多深。」

那人泰然受割，而且指點着手術的進行。他的手是未顫動，當那一小塊剝出時，他歎了一口輕鬆的氣，好像肩頭的重負釋去了，

「現在你不覺得什麼痛苦了吧？」醫生問。

「絲毫不，」他微笑着說。「好像痛苦被挖去了，挖割時輕微的刺戟就如一陣大熱後的涼風。聽血液流罷。這倒使我暢快。」

包好了傷口以後，那人顯出高興滿足的樣子。他前後判若兩人。他用左手緊握着醫生的手。

「真的，我深深地感激你。」

手術後，醫生到病人的旅館去看了幾次，漸漸尊敬他了，他是縣裏有地位的人。他有學問，有修養，出身世家。

傷口完全平服以後，那人回到鄉間家裏去了。

二星期後，那病人又出現在醫生的診療室中。他的手又吊在繃帶裏，說他遭受那塊老地方在上次手術以前的一樣的痛楚。

他的面孔蒼白如蠟，冷汗閃在額角上。他癱在圈手椅中，一句話也不說就把右手伸出來讓醫生察看。

「天啊，有什麼變化了？」

「上次你割的不夠深，」他呻吟着。「痛苦又回來了，比以前還厲害。我差不多完了。我本不想再來麻煩你的，所以我極力忍耐，不過我現在再也不能忍了。你還得替我動手術。」

醫生檢視那一塊。他上次開刀的地方完全愈合了，長了新皮。靜脈毫無損傷，脈息正常。他他不發燒，可是四肢都在顫抖。

「我從沒遇見過或聽說過這樣的事。」

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再開刀。手續像第一次一樣完成。痛苦是止住了，雖然病人感到大大的安慰，這次却未微笑，當他申謝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憂悒的。

「如果一月後我又來了，你不用驚奇，」他辭別時說道。

「你不可這樣想。」

「這是一定的，正如天上一定有上帝，」他說，帶有絕決的神色。「再會。」

醫生和幾位同事討論這個症候，各人發表一種不同的意見。然而沒有一個能夠提出滿意的解釋。

一個月過去了，病人並未再來。又過了幾星期，却來了一封從那病人住處寄出的信。醫生歡天喜地地折着信，以為病痛是消除了。信這樣寫着：

「親愛的大夫：我不要把病痛起原瞞住你，也不願把這宗秘密帶進墳墓或其他的其他地方。我想告訴你這惡症的歷史。它已經發了三次，我再不打算掙扎了。我放了一塊燒灼的煤在那塊地方作為對裏面發燒的魔鬼的一種解毒藥，這樣我才能寫這一封信。」

「六個月前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我有錢而且滿足；我發覺什麼事對於一個三十五歲的人都有興味。一年以前我結了婚。這是一個愛情的結合。我的妻是一位極美麗溫和，而有教養的少女。她是我們附近的一個伯爵夫人的女伴。她愛我，她的心充滿了感激之忱。六個月的光陰在幸福中過去，一天比一天快樂。當我有事進城再從城裏回來時，她往往沿着大路走好幾哩去

迎我，而願在她從前的保護人的家裏耽幾小時以上，雖然她常去那兒訪問。她這樣熱戀我，使得她的一般同伴都不舒服。她從不願和另外一個男子跳舞，如果她偶爾在夢中夢見別的什麼人了，她就自認那是一椿罪過。她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

「我不曉得我怎麼會覺得這是虛情。男人真正愚蠢，竟在他最大的幸福之中尋取苦惱。」

「她有一架縫紉台，它的抽屜她總是鎖着。這很使我痛苦。我注意她從不把鑰匙丟在抽屜裏，也從不會不鎖。她能有什麼東西要這麼小心地收藏着？我嫉妒得發狂。我不信任她無邪的眼睛，她的吻，和情愛的擁抱。也許這些都只是狡滑的欺騙吧？」

「有一天伯爵夫人來接她去，極力勸她到她的堡中住一天。我約許我下午也去。」

「馬車剛馳出院子，我就動手要開縫紉台的抽屜。我試了許多鑰匙，有一個終於把它開了。在絲包下許多婦女用的物件當中搜索，我找到一束信札。只須一瞥，任誰都能認識它們的。那當然是情書了，用紫色的絲線束住。」

「我並沒停下來想一想這種輕舉妄動是不光明的：搜查我妻子的少女時代的祕密！我受衝動繼續前進；或許它們是屬於後一期的吧——從她姓了我的姓以後？我解開絲線，一封一封地讀。」

「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刻。」

「它們洩露了對於一個男人的最不可恕的陰謀。它們是我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寫的。而它們的語調：它們表現出最親密的友誼和最深厚的愛情。看他多麼叮囑她保守秘密喲！他說些什麼樣關於拙夫們的話喲！看他怎麼指點她把她的丈夫蒙在鼓裏啊！每一封都是在我們婚後寫的。我一向以爲我是幸福的哩！我不想描述我的情感。我把毒藥喝得涓滴不留。隨後我摺好信件，放回原處，又鎖起抽屜。

「我知道如果我不到堡中去，她就要在晚上回來。事實正是如此。她快活地跳下車，奔到走廊上來見我，用最大的溫情吻抱我。我假裝什麼差錯都沒有。

「我們一塊閒談，吃晚飯，照常在各人的房中就寢。那時我已決定了一種行動，我願用一個瘋子的堅決來實現它。當我午夜進她的房間去看她那睡中美麗無邪的面孔時，我跟自己說，自然中以這種面目所表現的卑鄙的欺騙啊。毒藥在我的靈魂中發生作用了，而且侵蝕着我體中的每一條血管。我把右手輕輕地放在她的額子上，然後用盡氣力壓下。她一時睜開眼，驚駭地看着我，然後又閉上眼睛，就這樣死了。她靜靜地毫不自衛，只是默默地死去，如在睡夢中一樣。連我把她縊死了她還不怨恨我。一滴血從她的嘴唇裏滴出來，落在我的手上——你知道那塊地方。直到第二天早晨它已凝乾了，我才看到。我們沒怎麼張皇就把她葬了。我遠居鄉間私有的莊宅裏，那兒沒有主管的官廳來檢驗。況且，根本沒有人會猜疑這件事，因爲死了的女人是我的妻子。她沒有親戚朋友，所以沒有質詢需要答覆。我故意在她的殯儀之後發出訃聞，

免得別人找麻煩。

「我感覺不到良心的刺痛。我是殘忍的，但她咎有應得，我不恨她。我可以很快地忘却她。沒有那個殺人犯行兇時有我那麼不在意的。」

「我回到家裏，伯爵夫人正好乘車來了。如我的企望，她來晚了，沒趕上殯儀。她極緊張。那消息的可怕與突兀，簡直把她嚇昏了。她說話很特別，當她要安慰我時我弄不懂她的語意。我的確也沒用心聽，因為我不需要安慰。那時她親切地抓住我的手。說她願意告訴我一件祕密，而且聲稱希望我不要利用它。」

「隨後她說她會交託我的亡妻一束信件；她因為信件的性質特殊而不能放在自己的屋子裏問我可不可以把它們還給她。聽了她的話我覺得有一股冷氣順着我的脊骨溜下。裝着鎮靜，我問她那些信件中說的是什麼。聽到這個問題她震顫了，說：「你的夫人是我所結識的最忠誠的婦女。她不會問它們講些什麼事；她竟然許諾我決不看它們。」

「『你的信她放在什麼地方的？』」

「『她說她把它們鎖在縫紉台的抽屜中。它們是用一根絲帶捆住的。你不費事就可以找出來了。一共有三十封。』」

「我領她到放縫紉台的房中，開開抽屜。我拿出那一束信遞給她。」

「『是這些信嗎？』」

——她急切地伸手接過去。我不敢抬眼，唯恐她瞧出什麼苗頭。她隨即離去了。

——恰在葬禮之後一星期，一陣扎痛侵入我手上那天夜裏滴了一滴血的部分。其餘的你都曉得了。我明白它不過是心理作用，但是我無法排除它。它是懲罰我殺害無辜可愛的女子的冒昧和殘酷。我不再想抵抗它了。我將和她在一起，並請求她的饒恕。她一定會饒恕我的。她將跟生前一樣地愛我。我謝謝你，大大，謝謝你給我的幫助。L.

兩個小兵

莫泊桑

每到星期天，小丘八一沒有事，就出去蹣跚。他們離開軍營向右轉，快步走過庫伯瓦鎮，像急行軍似地；其後，房屋稀少了，他們放緩了步伐，沿着到伯松去的路上走。

他們身材瘦小，被極不合身的披肩遮沒了，披肩又長又大，袖子蓋到手；寬大的紅褲子成摺地拖在踝部的四邊。在高而硬的筒狀軍帽之下，僅是兩張消瘦內凹的伯勒塔涅人的面孔和安靜天真的藍眼。他們旅程中絕不講話，一直望前走，各人心裏有相同的觀念。因為在香匹武小森林的入口處，他們發見一個使他們想起家鄉的地點，無論在別的什麼地方他們都不高興。

到了柯隆伯路同廈塗路的交叉處的樹下時，他們就摘下沉重的帽子，揩揩前額。

他們總要站在伯松的橋上歇一會，凝視塞納河。他們站了幾分鐘，靠着欄干，看看白帆，白帆或許叫他他想起家鄉和飄向大海的漁舟。

過了塞納河，他們就在熟食舖、麵包房，和酒店裏買些吃的東西。一條大臘腸，四分錢的麵包，一夸特酒，就是他們隨身帶的午餐，他們把這些東西都包在手帕內。一出村子，步調就變緩了，他們開始談話。

眼前是一片平原，幾簇矮樹的那邊就是一處小森林，它使他們憶起喀馬立聞的森林。小麥

田和燕麥田傍着小徑，讓·喀得冉每次都是跟呂·勒·剛尼得這樣說

「這兒真像家鄉，真像普魯尼逢。」

「是的，這兒真像家鄉。」

他們肩並肩地前進，他們的心充滿了關於家鄉的灰暗的記憶。他們見到了田疇，籬笆，森林，和海濱。

每次他們總要在莊宅邊緣上的一塊大石附近停留，因為它喚醒了他們對老諾聞的石龕的記憶。

他們到了第一座叢林時，呂·勒·剛尼得就要割下一小枝木條，慢慢地削，繼續朝前走，想着家裏的人。

讓·喀得冉拿着食物。

呂不時提及某一個人，或者隱指兒時的某一椿戲謔，這樣他們就有豐富的思想的食料了。這麼可親而又遙遠的故鄉，漸漸縈繞在他們的腦裏，遙遙地送他們去接觸那些熟悉的樣式和聲響，那些充滿了綠野與海風的芬芳的熟悉的景色。他們不再留意城市的氣息。在夢想中他們看見他們的朋友前往危險的漁場，或許竟是一去不歸哩。

他們緩緩地走着，呂·勒·剛尼得和讓·喀得冉，滿足而又悽楚，一縷甜美的悲哀侵襲他們，一種記憶着自由之日的被擒動物所感受的慢性而深入的悲哀。

呂削好了他的棍子，他們走到一塊僻靜的地方，他們每逢星期天總是在那兒野餐的。他們找出他們藏在籬笆裏的兩塊磚石，用乾枝發了一小堆火，烤炙刀尖上的香腸。

當他們最後一片麵包吃完了，最後一滴酒喝完了時，他們並排仰臥在草地上，不說話，半闔的眼睛看向一處，雙手像做禱告地緊握着，穿了紅褲子的腿與野的艷色相輝映。

晌午時分，他們不時向伯松的村莊瞥一眼，因為牛奶房的那個女孩子一會就要來了。每星期她總要打他們面前走過去擠牛奶，那條牛是鄰近唯一放牧的牛。

不久他們就看見那個女孩子從田野裏向這邊走來，很高興地注視她的牛奶桶閃着耀眼的日光。他們從不談到她。他們只是歡喜看見她，不曉得爲什麼。

她是一個高高的，強壯的，面孔生有雀斑而且曬黑了的少女——一個典型的巴黎郊外的女子。

有一次，看見他們總坐在同一塊地方，她問道：

「你們常來此地嗎？」

呂·勒·剛尼得比他的朋友大膽些，啾噓着說：

「是的，我們到這兒來休息。」

只此而已。可是下一個星期日，她看他們時，就以一個了解他們羞怯的婦人的微笑微笑着，她問道：

「你們在這兒做什麼？你們看草長麼？」

呂振作起來，微笑道：「或許是。」

她又說：「它長得不快吧，快嗎？」

他回答，仍在笑：「不反對。」

她攢她的路。等她帶了一滿桶牛乳回來時，她停在他們的面前，說：

「要一點麼？它會叫你們想起家鄉的。」

她也許是本能地猜到了碰到了他們的搔處。

兩人都被感動了。於是，她好不容易地把他們的空酒瓶灌上牛奶。呂開始喝，留心不叫自己喝過了半瓶的分量。隨後把瓶子遞給讓。她站在他們的面前，手貼着臀部，桶在腳旁，享受着她賜給他們的愉快。她接着說道：「好，下星期天見！」

他們癡癡地望着她高高的形體，越離越遠，與背景混合，終至消滅。

下星期他們離開營盤的時候，讓對呂說：

「你不以為我們應該買點什麼好東西給她嗎？」

選購什麼東西送給擠奶女子呢，他們真傷腦筋透了。呂的意思想帶點煙腸給她；喜歡甜食的讓以為最好是糖果。他勝利了，他們到雜貨店去買了兩個銅子的紅色和白色的糖果。

他們這一次吃飯比往常都快，他們因為有所期待而興奮。

讓首先看到她。「她在那邊，」他說；呂答道：「是的，她在那邊。」看見他們，她微笑了，叫道：

「好，你們今天好嗎？」

他們一同答道：

「好哇！你怎麼樣？」

她於是談起可能引起他們興趣的瑣事；談起大氣，莊稼，和她的主人。

他們不敢獻出糖果，糖果在讓的口袋裏漸漸融化了。最後呂的膽子壯了，吞吞吐吐地說道：

「我們給你帶了一點東西來。」

她問道：「拿出來看看罷。」

讓的耳尖都紅起來了，他伸手從口袋中拿出那個小紙袋，遞給她。

她開始吃着甜食。兩個小兵坐在她的前面，感動了，快活了。

最後，她去擠奶，回來時，又給了他們一些牛奶。

整個星期內他們想着她，談着她。下一個星期日她傍着他們坐得更久。

他們三人靠在一處坐着，眼睛望着遠方，手兒攀住膝頭，他們互相報告些故鄉的狀況和小故事，牛就在那裏等着擠奶，向女子身邊伸出沉重的頭，哞哞而叫。

女子立即同意和他們一道吃飯，並且啜了一口酒。她當時裝了一口袋的梅子給他們，現在正是梅子熟時。她的出現使兩個小兵大為活潑，他倆像兩隻鳥兒般喋喋不休。

一個星期四，呂·勒·剛尼得發生了一點不平常的事；他請假外出，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來。

讓煩慮起來，絞盡腦汁推想他的朋友怎麼獲准了假。

星期五，呂問他的一個朋友借到十個銅子，又請了幾小時的假。

當他星期天和讓一道出去時，他似乎失了神，惑亂不安，而且變了。喀得再懂不得；他模糊地猜疑一樣事情，可是又確定不了究竟是什麼。

他們一逕到了常去的地方，慢慢地吃着午飯。兩人都餓。

女子立刻出現。他們照常看她走來。當她臨近時，呂站起來迎上去。她放下奶桶，吻了他。她熱烈地吻他，抱着他的頸子不理會讓，而且根本未注意他在那兒。

可憐的讓眩惑了，簡直莫名其妙。他的思想昏亂，他的心田破碎，却不明瞭是什麼原因。女子坐在呂的身旁，他們聊起來了。

讓不看他們。他現在明白了他的朋友為什麼一個禮拜出去了兩次。他感覺為奸詐與欺騙所引起的悲苦與刺。

呂和女子一塊兒去照顧牛。

讓目隨他們。他見他們肩並肩地隱去，他朋友的紅褲子在灰白的路上造成一小塊腥紅。呂釘上椿，繫牛的繩子就拴在椿上。女子俯身擠奶，他却心不在焉地摩着光滑的牛頸。他們隨將奶桶丟在草裏，他們沒人林中。

讓什麼也看不見了，只除了一排他們剛由那下面穿過去的樹葉。他頹喪無力自持。他就在那兒不動，困惑，悲傷——簡單的熱情的悲傷。他想哭，想跑開，躲在什麼地方，不再見一個人。

他又見他們走回。他們慢慢地走，手攜着手，像鄉村情人似的。呂提着桶。

再吻過他，女子走開，向讓不經意地點了一下頭。那天她未給他牛奶喝。

兩個小兵並肩而坐，照常不動，沉寂緘默，他們平靜的面孔上毫不洩露心中的煩悶。夕陽的光落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不時聽見牛的悲鳴。到了一定的時刻，他們起身回去。

呂削了一根棍子。讓拿着空瓶。他把它丟在伯松的酒店裏。他們停在橋上，像以前一樣，看水流過。

讓倚着欄干，頭向外面伸得遠遠的，好似他看見了流水中有什麼把他催眠的東西。呂對他說：

「什麼事啊？要東西喝嗎？」

他剛說完這句話，讓的頭就帶着他的身體下去，那穿着藍衣紅褲的小兵飛快地落水不見

了。

呂嚇攤了，拼命喊人來救，却沒有用處。他見那面有東西在移動，跟着他朋友的頭在水面上擺動了一下又沉沒了。

望下方去一點，他又見到一隻手，只是一隻手，它出現而又消失了。完了。船夫趕到出事的地點，當天晚上並未找到屍體。

呂跑到營盤裏，精神錯亂，眼睛和聲音裏都含着眼淚，他敘述事變道：「他倚——他——他倚着——這麼向外去——以致他的頭拖下他的身體——而——他——跌——他就跌下去了——」

悲哀嚙住了他，他什麼也說不出。如果他先能明白就好啦！

農夫

喇森

農人索命，頓森因這兩個客正在小杯下酒飲一棵樹，忽然看見路上有兩個穿藍衣服的憲兵騎着馬奔過來。一溜下了馬，在兩棵樹上釘了一樣紅亮的東西。隨後他們向鎮上緩馳而去，田野的雪白纏着他們腫脹的制服。

等藍衣人完全看不見時，那兩個農夫便趕快跑過去瞧瞧他們貼的是什麼。原來是一張告示。

索命·顏森讀起來了。

「這上面講的是杭斯·皮爾森，」他說。「他已經越獄了，他們懸賞一百金幣，我們如果捉住他就可以得的。」

佃客四面張望，好像杭斯·皮爾森就會藏在他們的左近。「講的什麼？」他問。

「呸，你自己讀罷！」

但是佃客似乎不大願意讀。他們回到他們那棵樹旁，一面工作，一面繼續談論杭斯·皮爾森和告示。

「我不願賺這一百金幣，」索命·顏森堅決地說。佃客也立刻同意了，因為逃犯自會遠避

無疑的。

「嗯，我還料不定。這樣冷的天氣他很難支持兩天的。不過，要得那份賞金就太不義氣了——因為他是一個好青年，杭斯真是，當他幫我做工的時候。」

「嗯，總有誰會捉住他的，」顏斯說。

「對了。這種天氣，他是不能支持多久的，」那一個人同意道。至此他們便不再談這回事了。

農人回家後，把他在林子裏所讀的告示的內容告訴了他的妻子。

「天呀！」她叫道，驚駭得跳起來。

「他決害不到我們的，」索命·顏森說。

「我拿不定。自從進了牢，他一準變壞了。」

「當他幫我們做工時，杭斯·皮爾森是一個規矩的青年，」農人說，「可是大家待他像一條狗。那個後——被他殺害了的瑞典衛兵時刻不停地迫害他。他能爲了一個女人而弄得神魂顛倒。」

主婦仍然驚駭，提腳走出了房間。

「不要對那些愚蠢的女孩子說，也不要對男子們說。我已囑咐了顏斯不要漏風。」妻子不再話語，但她終日惶惶不安。

向晚時分，場上的狗突然吠起，但黑暗中有人朝它說話，吠聲立即停止了。妻子驚跳起來。

「看你這膽怯的樣子真可怕，」索侖說道，他正提燈走出去。場中站着一個人，狗在他的身邊。

「晚安，主人，」他說，從他的顫聲中你可以聽出他怎麼冷得發抖啊。

那正是杭斯·皮爾森。看見那青年的可憐相，索侖嚇得幾乎打落了燈。「天哪，是你嗎，杭斯！」他說。

「我不會害你主人的。」

「不是——不過我想要是我根本不認識你就好了，杭斯，」農人說。

「我再也得不到食物啦，」那一個簡截地說。

索侖顏森作了一項迅速的決定。他轉身回到起居室，他的妻子站在那兒差不多失去了知覺。

「這樁事你什麼也不要說，伯薩，你曉得了吧？」當他見她恐懼得要喊叫時這樣嚴厲地說道。「這不關我們的事，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他走出去，妻子看見他的燈向空廂房移動，那間房子一向是收穫時期雇工吃飯的地方。跟着它消逝了。

不一會，農人回來，獨個兒在廚房裏摸索，她隨又看見燈兒移向廂房，然後又不見了。

在那間空房子裏坐着兩個人。燈光半明半暗地照在桌上。

杭斯·皮爾森在狼吞虎嚥地吃着乾麵包和鹹肉，一言不發。

「麵包上你爲什麼不塗點豬油？」索命問道。

杭斯光是吃。

老長的時間溜逝了，兩個人誰也不說話，但當杭斯喝完瓶子裏最後一滴的白蘭地時，索命

說，「祝你健康。」

「謝謝你，主人，」亡命客應聲道。「還謝謝你一切的招待。」

「我們從前一塊過得滿好的，不是嗎，杭斯？」

「這裏是我唯一活得有味的地方，主人。」

「我想是的。」

他們靜默了一刻。「現在你該爬進草堆，杭斯，明早天亮以前就得從矮門鑽出去。……夜

安。」

杭斯很快地抬起頭。「我想跟你談一刻兒，」他說。

「關於什麼呢？」

逃犯注視農人。「我再沒有辦法了。」

「不，我不以為你有。」

「他們已經到了埃勒雷勃啦，那些警察。我看見他們在樹上貼了一張告示，那時我距離他們不比我现在距離你遠。」

「是的，他們在附近都貼了相同的告示哩。」

「那末主人已經看到了？」

索侖·顏森慢慢地點了頭。

「是關於懸賞捉我的吧？」

「是的，杭斯，我見過。」

「那是一大筆錢哩。」

索侖不說話。

「要賺這筆錢是容易透了，」那一個繼續道。

「是的，杭斯，如果你不自首。」

停了片刻。「主人不願意賺這個錢麼？」杭斯終於問。

那人注視那孩子好久。

「這是極容易的事體，」杭斯重覆了一遍。

索侖。顏森猝然站起來。「到草堆去睡罷，杭斯。留心早早地離開——要在天亮以前，那

末我才沒有麻煩。你曉得，我很容易發生麻煩的。」

「是——不過主人不想賺這份錢嗎？」

「不，我不要，」農人簡短地說。

「我記得——我會聽主人說起要買一輛馬車，像昂得斯·顏森的一樣。一百個金幣順手就可拿到了，你知道。而且……這又可作為一種——一種對於我的小紀念物，你或者會說——因為無論怎樣，他們總歸要捉到我的，你知道，」他加了一句說，繼續盯住眼看農夫。

「呵，那末，你就難堪了，杭斯。」

「我知道的，主人——倘若不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一向以為——主人待我是那末好……」

索命，顏森是緘默的。

「那末主人明天不把我送案麼？」

「好罷，杭斯，如果一定要這樣，我就送你到案。」

第二天早晨，場上的人都知道索命，顏森在外面路上把兇手杭斯·皮爾森逮到了。他被饑寒所困，完全不能夠抵抗。

車子駕好了。「不過我不要你們在我們走的時候瞪着眼張着嘴，」索命。顏森宣稱道。

在場上連一條貓我也不願看見。」

索侖親自拿早飯給空廂房裏的犯人，犯人就是在那兒過夜的。衆人都從房裏向外看，看他們，雖然不敢靠近窗子；他們瞧見農人和罪犯怎樣一同出來，進車子，馳去。杭斯·皮爾森穿着索侖·顏森他自己的羊皮襖。索侖另從鄰居處借了一件穿。

他們駛在覆雪的村道上。誰也不講話。

只有一次索侖道，「杭斯，我把你趕上一條黑暗艱苦的道路哩。」

杭斯却簡截地答道，「我們不要談這個罷，主人……」

最後他們到了市鎮，車子一直趕到法院的門前。一雙冷淡的眼睛從窗櫺後面看他們。

正在那時，一個戴着金繸帽，挾着公文夾的青年，下了台階走過去。農人和他的囚犯爬下車，索侖向青年脫帽。

「對不起，」他說，「我把杭斯·皮爾森帶來了。」

一霎眼，那個青年跳上了法院的台階，喊道，「我們逮到他了——兇手。兇手！」

一扇門急遽地敞開，兩個官員走到堂上。

「他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小人，」索侖·顏森對杭斯說。

杭斯不說話。

可是那個戴金繸帽的青年却目瞪口呆了，當他看見農人和殺人犯握手的時候。

「再見，主人——並且謝謝你，」杭斯說。

「謝謝你自己，杭斯，」那一個說。

杭斯。皮爾森走上石階進法院去。索命。顏森看着他消失在裏面。

安和牛

顏 森

華勃淞市場上的牛棚裏，站着一個老婦和她一母牛。她和她孤單的母牛站得稍偏一邊，或許因為她羞怯，或許因為她更想吸引別人的注意。她安靜地立在那兒，爲了遮太陽而把頭飾略微搭在額上，她織一隻長襪，襪子已經長得可以翻轉來成一厚捲了。她的裝束是奇特而過了時的，一條染得極不出色的藍裙子，一張又過她平板的胸部的棕色的毛織圍巾。頭飾擱得太久了，既退了色，又多縐紋；木鞋是平底的，她却把它們擦得很乾淨。除了她枯瘦的手靈活運用的四根針外，她還有一根插在灰髮中。她站在那裏，一隻耳朵聽着貨棚裏發出的音樂，還不時注視在她身旁做生意的人們和擁擠的家畜。四面八方都是叫嚷與騷亂：馬廐裏的嘶聲，河邊船隻的喧囂，擊鼓聲和小丑的吶喊；但她竟然那麼安靜地站在太陽光下，繼續織她的襪子。

母牛站在她的身旁，頭靠近她的肘，腿是挺直的，神氣是厭煩的，它嚼着芻物。它是一條年老的，良好的牛，有健康的膚色和雄偉的風度。它的後身和脊骨兩緣固然不大平滑，但它最大的劣點不過如此而已；它的乳房柔軟有毛，突出腹下，在它美觀的黑白相間的角上還沒有很多的圈圈。它眼睛潮潮地站在那裏，再度反嚼它的芻物。下牙牀一直從左向右地動着，當它嚥下了一口食物，它就轉頭四面看一看，隨後仍然就在那兒，牙牀不動，等第二團反芻的食物

便經過食道而上昇口中了。每當它呼吸或者滿足地流涎時，它的嘴就震着響聲，像鋼琴的低沉的音調。它是一頭強健的牛，它經歷過許多事情，現在已屆高齡了。它生過小牛，但從未見過或者有機會舐舐它們，它只得吃着草芻，忠實地產乳。現在它依然高興地反嚼芻物，旋動它剛硬的尾巴趕蒼蠅。繫繩盤在一隻角上，因為這條牛並不願意遊蕩或逃走。韃已舊了，磨光了，鼻子上既沒拴鐵條，也沒拴內曲的木釘，因為它確不需要這種裝置。可注意的是它今天繫了一條新的繩子，不是它平常拖着吃草的那根細舊的了。年老的安總希望她——那就是說牛——顯得漂亮。

因為它是一條好牛而且到了可以屠殺的年齡，不久就有一個人走過來，端相它，用手摸摸它刷得光光的皮毛——這種親近是它所厭惡的，可還不致引起它的惱怒。

「這牛賣多少錢，老太太？」那人問，他嚴肅的面孔移向着安。安依舊編織。

「它不是賣的，」她回答。於是，像要客客氣氣地終止這樣的談話，她丟下針，不斷用手指摸着人中。那個人躊躇起來，但終於走開了；他似乎覺得不容易從牛身上挪開他的眼睛。

隨後一個短小精悍的鬍子剃得乾淨的屠夫用手杖擊着牛角，他的肥手很快地摸過它光滑的皮肉。

「這條牛要好多少錢？」

年老的安先看看她的牛，再虔誠地注視手杖，隨後掉轉頭去，好像發現了遠處有什麼有趣

的東西。

「它不是賣的。」

不用講了。穿着血污外衣的牛販子走開了。但立刻又來了一個想做生意的人。年老的安搖搖頭。

「這條牛不是賣的。」

她這般回絕了許多人，當然人家都曉得她；他們開始議論她。有一個想買那條牛而已被拒絕了的人，又回來出了一個極其誘惑的價錢。年老的安用十分堅定的聲音答道「不」，她似乎嫌煩了。

「那末它是賣的麼？」那人問道。

不，當然不賣。

「好，那末你究竟爲什麼站在這兒炫耀你的牛？」

老安俯首頭，頑固地在編織。

「什麼？你爲什麼帶着你的牛站在這裏？」那個人問道，他這時覺得他顯然受了侮辱了。

「它是你自己的牛嗎？」

是的，自然是。自然是安的牛。她還說過，它實在從小就屬於她了；不錯，確實如此。

安想，如果言語能夠和緩他，她就應該講話。但他打斷了她。

「你站在這兒開別人的頑笑嗎？」
天呀！在這一擊之下安緘默了。她編織，好像神志昏迷了。她不曉得朝那兒看好，她是那
麼迷惘。那人還惡恨恨地堅持——

「我說，你是來市場上開別人的頑笑的嗎？」

這時年老的安停止了編織，當她鬆解牛角上的繫繩預備回家時，她張大了的眼睛懇求似地
盯着那個人。

「它是這麼孤獨的一條牛！」她明白地說。「它是這麼寂寞的一條牛！它是我小小的農場
上僅有的一條牛，它很難得混進別的牛羣。所以我想我該帶她到市場上來，讓她混在牛羣中，
快活一會兒；是，真的，我確實如此。而且我沒有惡意；這不會損害別人的，所——所以我
們就來了。但我們既不是賣的，我們也可以去了。我很抱歉，我早該說。再見罷。謝謝你。」

才

柴霍甫

住在一個軍官的遺孀的家裏過暑假的藝術家葉果·薩維遲，坐在牀上，沉溺於清晨的抑鬱之中。室外漸有秋日的景象。沉重的臃腫的雲，成爲厚層地蓋着天；刮着凜烈的風，悲鳴的樹嚮向一邊。他看得見黃葉在空中在地面旋舞。再會罷，夏日！自然界的沉鬱，用藝術家的眼光來看，是美麗的，有詩意的，不過葉果·薩維遲這時並沒有心情來鑑賞美。他被無聊吞沒，他唯一的安慰是想到他明天就不住在那兒了。牀，椅子，桌子，地板，全堆滿了墊子，摺縐的被毯，箱子。地板也未掃，窗上的布幔已經取下。明天他就隻搬到鎮上去了。

他的女房東，那個寡婦，出去了。她去雇明天搬家用的馬匹和車子。利用她嚴母的外出，二十歲的女兒卡娣亞在那青年的房中坐了好久。畫家明天就要走了，她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跟他說。她不斷地談着，談着，但是她覺得她還未講完她想講的十分之一哩。眼睛充滿了淚水，她又是悲又是喜地凝視他蓬鬆的頭髮。不過葉果·薩維遲的頭髮蓬鬆得怕人，看起來就像一頭野獸。他的頭髮披在肩上，鬚毛長在頸子上，長在鼻孔裏，長在耳朵上；他的眼睛被厚長的眉毛遮住了。它還嚴密，這麼一縉一縉的，如果有隻蒼蠅或是甲虫裹在他的頭髮裏，它決找不出這迷亂的叢林的路。葉果·薩維遲聽着卡娣亞，呵欠連天。他疲困了。當卡娣亞開始啜泣時，他

愁着長眉嚴厲地看看她，蹙着額，用深沉的低音說：

「我不能結婚。」

「爲什麼不能？」卡娣亞溫和地問。

「因爲對於一個畫家，其實是對於任何一個從事藝術的人，結婚是不可能的。藝術家必須自由。」

「但是我怎麼就阻礙了你啦，葉果·薩維遲？」

「我不是說我自己，我是就一般而論。……有名的作家和畫家向不結婚。」

「而你也一定會成名的——我完全曉得。不過你替我想想。我怕我的母親。她嚴厲好怒。她如曉得你不願娶我，那當然沒有什麼……她會替我找頭頂的。哦！我多不幸啊！而且你也還沒付房錢哩……」

「這個老不死的！我就付。」

葉果·薩維遲站起來，開始來回地踱着。

「我應當住在外國的！」他說。藝術家告訴她說什麼都沒有出國容易。他只消畫一張畫賣掉它就行了。

「當然啊！」卡娣亞認可地說。「暑假裏你爲什麼不畫一張呢？」

「你以爲我能在這種小屋子裏工作麼？」藝術家不高興地說道。「我又到那兒去找模特

鬼？

樓下有人故意砰然地關上門。卡娣亞一直預料她的母親隨時可以回來，她跳起身跑開了。藝術家一個人留在那裏。他來回踱了好久，在椅子和一堆各種凌亂的東西之間穿來穿去。他聽見窸窣把陶器弄得鏗鏘一響，高聲罵那些弄輛車子問她要兩盧布的農人。華果·薩維遲厭煩地站在食櫥前，望了好一會兒，看着麥酒瓶愁眉。

「啊，死東西！」他聽見窸窣罵卡娣亞。「死了你這鬼丫頭罷！」

藝術家喝了一杯麥酒，他靈魂中的烏雲逐漸消失了，他覺得他的內心整個在微笑。他開始夢想——他想像他怎樣變得偉大。他想像不到他將來的作品，但他很清楚地看見報紙上談論他，商店裏賣他的照片，他的朋友多麼嫉視他啊。他要想像他在一間壯麗的客廳裏，被崇拜他的美好的婦女所包圍；不過這種想像是霧濛濛的、模糊的，因為他平生從未見過客廳。美好的，崇拜他的婦女也不放，因為，除了卡娣亞，他不認識什麼崇拜他的婦女。連一個有身分的女子都不認識。不了解生命的人往往從書本上想像生命，可是葉果·薩維遲也不知道書。他會想研讀果果爾（註一），但讀到第二頁就睡着了。

「燒不着了。死東西！」窸窣在樓下架放茶壺（註二）的時候喊道，「卡娣亞，拿點木炭來！」

耽於幻想的藝術家渴想把他的希望和夢想跟別人談談。他下樓走進廚房，剛愎的窸窣同卡

娣亞正在茶壺發出的炭爐中收拾骯髒的爐子。他坐在鉢子旁邊的板凳上，他說話了：

「做一個藝術家真不壞！我高興到那裏就到那裏，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在公事房裏或在地裏幹活。我沒有上司或上級官，……我自己就是我的上司。我希望我所作所爲都對人類有益！」

飯後他靜心「休息」。他常常睡到黃昏時分。可是今天飯後他就覺得有人拖他的腿。有人老是笑呀叫他的名字。他睜眼發見了他的朋友郁克雷金，那人是風景畫家，一個夏天全就在柯斯出馬縣。

「呸！」他叫道，很高興。「我看到什麼了呀？」
跟着是握手，問詢。

「噢，你帶回什麼啦？我想你草成幾百張畫稿了吧？」葉果·薩維遲說，看着郁克雷金從箱子裏拿出家私來。

「哼！……是，我幹了一點。你過的怎樣？你畫了什麼東西沒有？」

葉果·薩維遲鑽到牀下，臉兒深紅，抽出一張佈滿了塵埃與蛛網的上了框子的畫布。

「看這兒，……送走了未婚夫的臨窗的女子。坐了三次的畫。還沒完哩。」

圖中畫着娣亞坐在開開的窗前，輪廓很模糊，窗外是花園和淡紫色的背景。郁克雷金不歡喜這一張畫。

「哼！……有風采……也有豪情！」他說。「有一種距離的感覺，但……但那森林是可笑的……太可笑了！」

酒瓶拿來了。

傍晚時柯斯蒂麥甫，也是一個有希望的學畫的人，一個畫歷史畫者。來看葉果·薩維連。這位朋友住在鄰近的莊宅內，是三十五歲的人了。他有長頭髮，穿着工裝，戴着莎士比亞式的領子，擺出嚴肅的態度。看見麥酒，他愁眉，說他的胸部難過，但是順從兩位朋友的慫恿，他意喝了一杯。

「我想到一樣題材了，朋友們，」他說道，漸有醉意。「我想畫新的……赫若德（註三）或者克留巴卓（註四），或者那一類的一個匪徒，你們曉得，再用耶穌教的觀念和他對照起來。……我要表達這種精神，你們懂吧？這種精神！」

樓下的寡婦連連地叫道：

「卡婊亞，拿黃瓜來！到希多羅夫的店裏去買點稀酸酒，小賤人！」

像一個籠子的狼，三位朋友在室中來回踱着。他們不停地談着，談着，熱烈地，真誠地；三個人都興奮了，神迷了。聽他們就覺得他們進有前途，名氣，和金錢。他們誰也沒想到：時間在溜逝，日子過得快的很，他們依靠別人生活自己却什麼也未做出；他們也得服從一種不變的法則，在這種法則之下，一百個青年藝術家只有兩三個能混到地位，其餘的全是抽的空彩

果，像被擊的人一樣毀滅。……他們是快樂的，大胆地面對着將來！

早晨一點鐘柯蒂斯才告辭，他理好莎士比亞式的領子，回家去了。風景畫家就睡在葉果·薩維遲的房裏。在就寢之前，葉果·薩維遲拿着蠟燭向廚房走去找水喝。黑暗的狹窄的過道處，卡姆亞坐在一隻箱子上，手抱着膝，眼向上看。一絲幸福的微笑掠過她無精打彩的蒼白的面孔，她的眼睛發亮。

「是你嗎？你還些什麼？」葉果·薩維遲問她。

「我在想你怎樣成名，」她相當低聲地說。「我一直想像你怎樣變成一個名人。……我竊聽了你們全部的談話。……我一直夢想……」

卡姆亞繼而發出快樂的哭聲，哭着，崇敬地把手放在她的偶像的肩上。

（註一）俄國的大小說家（一八〇九——一八五二）。

（註二）煮茶的銅壺。

（註三）猶太國王（紀元前六二——四）。

（註四）埃及女王（紀元前六九——三〇）。

無賴

聶汝達

阿塞克死了。全小邊的人都曉得他，沒有一個惋惜他的死。在小邊，街坊彼此都是熟悉的，也許對於外面的什麼人就毫不認識了；阿拉塞克去世了，他們互相告語說這是一件好事，原來他的死可以解除他母親的牽累，而且「他是一個無賴」。根據死亡名冊的敘述，他是暴卒的，年二十五歲。冊子裏，他的身份並未紀錄，因為，如藥店大夥計所說的十分詼諧的話，一個無賴實在沒有身份的。但要是大夥計死了，結果會有多麼不同啊！誰也不清楚有什麼關於他的或不利於他的大事呀！何拉塞克的屍體，隨着別的屍體從公共禮拜堂裡被抬出來了。「他這樣的生，又這樣死了，」大夥計說道。柩車後面，走着一小隊人，其中好些穿着新裝，另外許多更明顯地是乞丐。

在這一羣中，真正屬於何拉塞克的殯儀行列的只有兩人：他的老母和一個扶着她走的青年。青年的面色很蒼白，腳步怪樣地震顫而不穩定，他有時好似打寒噤。小邊的民衆不大注意那位哭泣着的母親，他們以為她的負擔減輕了，她之所以哭只因她是母親，並且無疑是由於喜悅才哭的。至於這位青年，誰也不認識他，他極可能是從異鄉來的。

「可憐蟲！他自己還得兩人扶持哩！他大概因為何拉塞克太太的緣故而來參加葬禮的吧！

——什麼？是小何拉塞克的朋友？——唔，誰願公開承認對於不名譽者的友誼呢？況且，何拉塞克從小就沒有朋友過。他始終是一個無賴！不幸的母親喲！」

儘管何拉塞克自幼便是無賴，他的母親還是一路痛心地點哭，那青年的面頰上也滾着大粒的淚珠。

何拉塞克的雙親是小雜貨商。他們的境遇並不惡劣，因為，通常在有許多窮人住的地方開店的小雜貨商，生活總還過得去。來買燃料、牛油、以及豬油的，僅僅需用銅元和小銀幣，有時富客還要饒去一撮鹽同芫荽，所以聚起錢來，當然是慢的。然而，小銀幣究竟是現錢，兩毛兩毛的債務，也可準期清償了。再則，何拉塞克太太的主顧還有官員的夫人，她們都稱讚她的好牛油。她們大量地買去，因為可以延至下月一號才行付帳。

他們的兒子輔讓悌（註一）快三歲了，仍舊穿女娃兒的衣裳。鄰婦說他是個醜孩子。鄰家的兒童比他大，輔讓悌不敢跟他們一道頑。有一次，孩子們叫罵一個過路的猶太人。輔讓悌也在場，但他未開口。猶太人追趕那些孩子，單單捉住了輔讓悌——他連跑開的企圖都沒有哩。猶太人咒着把他領到他父母的跟前。鄰婦們驚訝着：面貌不揚的小輔讓悌已經是個無賴了。他的母親吃了一驚，就和丈夫計議起來。

「我不要打他，但是在家裏他會隨着別的孩子變野的，因為我們照顧不到他。我們把他送進育幼院罷！」

輔讓梯穿起長褲子，哭哭啼啼地進了幼稚園。他住了兩年。在第一年的學年考試後，因為安靜他接受了一個早餐麵包獎的獎品。第二年若未發生糟糕的事情，他會得到一小張畫片的。考試前一日的中午，他回家去了。他必須經過一個大地主的宅子。在屋前，家禽不時跑過寂靜的街道，輔讓梯看着它們，非常快活。那天，一些他從未見過的母火雞在散步。他靜靜地立着，凝視它們，極其高興。他當即蹲下，跟它們鄭重地談話。他忘却午餐，忘卻學堂；當午後班上的學生報告輔讓梯不上學在那兒跟火雞頑時，校長就派女僕把他找了回來。考試了，他什麼也未得到，校長還告訴他的母親說他既是十足的無賴了，該更嚴格地加以管束。

實在講，輔讓梯是一個透頂的無賴。在區立學校裏，他的座位挨着警長的兒子，他們常常手挽手地一同回家。他們常在警長的家裏一搭兒頑。輔讓梯可以搖搖最小的孩子，人家因還給他一隻白色小杯的咖啡吃。警長的兒子總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同一根漿得挺硬的白色領子。不錯，輔讓梯穿的衣服也很乾淨，但補釘太多。可是，他從未想到他的裝束與警長兒子的有什麼區別。一天放學後，教員站在兩個孩子的身旁，輕拍着警長兒子的面頰，說：「喂，康若德，你能愛惜你的衣領，不把它弄髒了，你是多好的孩子啊！回去替我在尊大人前請請安！」

「是，先生，」輔讓梯答道。

「我不是對你講的，你這補釘鬼！」

輔讓梯還不能立刻懂得為什麼他的補釘會阻止老師向他的父親致候，但他開始懷疑他和警

長的兒子之間畢竟有種差異，所以他把後者痛打了一頓。他以一個不可救藥的無賴而被開除了。

他的父母送他到德文學校去。輔讓悌連一個德文字也不識，學業的進步自然可憐得很。教師們認爲他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雖然他確已十分努力了。他們以爲他的品行壞，因爲每當同學推撞了他，他總要挺身自衛，過後卻不能用德文解釋他打架的理由。實在地，孩子們太有戲弄他的資料了。隔不多久他的德文就弄出可笑的錯誤，他並在別的方面造成給人嘲諷的把柄。有一天，他戴了一頂綠色的夾層的帽子——上頭突出一個厚如手指的遮陽片——上學去。別的孩子可樂開了。這頂帽子倒是他父親特別到舊城替他選購來的哩。

「這頂帽子不容易破，太陽也就晒不痛你的腦袋了，」縫上遮陽片後父親向他這樣說；他也確以爲有了一種非常美觀的東西了，於是趾高氣揚地走進學校。一片不斷的歡笑迎接他，同學在他的左右跳躍，確切地對他說他的遮陽片和別人的比起來，好像門柱之與條板，他們於是叫他「戶柱兒」。一個孩子的「戶柱」剛出聲，輔讓悌就打破了他的鼻子，因此他得了最低的品行分數；後來拚命努力，才得錄入中學。

父母極力要他成器，免得將來像他們一樣地靠苦工度日。教師和鄰居勸他們不必妄想，說他沒有才能，何況又是無賴。真的，在鄰人的心目中，他是背着那種聲名的。他們認爲他太要不得了，儘管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爲並未超過他們自己的兒女，可能還有不及。他每次在街上頑

球，它一定會飛進誰家開着的窗子，當他和同伴在馬路上頑毬子時，他一定會擊破架子下面的路燈，縱使他極力地小心。

然而，輔讓梯——現在叫做何拉塞克——進中學了。我們不能講他對功課非常專心，因為在德文學校時代就厭惡它們了。他一般的成績剛夠他逐年升級。可是何拉塞克卻更熱心地研讀那些並不專屬於校課的學科。不論什麼書，只要到他的手裏，他都勤快地閱覽；不久，他對外國文學有了淹博的知識。他的德文的風格也圓潤了。在中學的全部學程中，他唯有德文的成績列為「最優」等。他的作文，充滿了美麗的思想 and 詞句。他的教師會說他的作風華麗得和赫爾鐸（註二）的相似。教師們很重視這樁事實，固然他對其他的科目所知有限，他們也會承認他在這一方面是有才具的，只可惜他是無賴。他們唯恐擔了妨害他的才具的罪名，所以何拉塞克輕易地度過了畢業試驗。

由於時尚，也因為父親希望他能做官，他學法律了。他竟有更多的時間讀書，同時，在戀愛的幸福中，他開始著迷。報紙上發表了他的嘗試作；見到他已成爲文人，替報紙寫文章，尤其可惡的替捷克文報紙寫文章，整個的小邊都震怒了。他們預言他即將墮落；他的父親不久果然去世，他們深信他是爲那無賴兒子憂傷而死的。

他的母親收歇了生意。他們的景况日窘，何拉塞克不得不打賺錢的主意了。他不能當家庭教師，也沒有人要他當。他或許願意找一個小公務員的位置，但他還不能決定。想深造的心並

不會阻礙他的決定，不但法律是一門乏味的課程，他也只在空閒的時候才到大學上課去。他開始研究法律時，立意每一堂課做一首警句詩。他先寫古體聯句；等他讀過已寫成的警句詩時，卻發現他六韻腳的詩行含有七個韻腳。他得意於他的新韻腳，決心只寫七韻腳的詩。在他想發表時，數了數韻腳，竟發現它們多到八個了。

最大的障礙是他的戀愛事件。那個少女呢，美麗可愛，對他懷着純潔熱烈的愛情；縱然有許多男子向她求婚，她的父母也不強迫她考慮別人。這女孩子想等待何拉塞克，直到他完成了學業，獲得一樁好差事。委給何拉塞克的官職，有救急的好處，卻無陞遷的希望。他明白：他的愛人跟了他決不會有光明的前途。他不能犧牲她，讓她過貧苦的生活。他以爲他表面上並沒有實在愛她的那樣厲害，於是決意棄絕她。但他不忍直接丟開她。他願自己是被拒卻被趕掉的。這種樂於本不應得的痛苦的願望，是油然而生的。他立即想起一項完成目的的手段。他用假筆蹟寫了一封匿名的信，敘述許多關於他自己的最不名譽的事，寄給他愛人的父母。那位小姐自然不會相信這種告訐的話，不過她的父親深通世故，向何拉塞克的鄰居打聽了，知道這個青年自幼就是無賴。幾天後何拉塞克又去訪晤，小姑娘啼泣着跑進另一間房裏，他被客客氣氣地逐出來了。女孩子不久做了新娘；流言傳遍了小邊，說何拉塞克是因奸滑而被攆走的。

何拉塞克實在心痛欲碎。他失去了唯一衷心愛他的人；他不能否認，這乃由於他自己的錯誤。他喪失了勇氣，他的職務變得枯燥無味，他顯然漸漸地憔悴衰弱了。他的鄰人毫不驚異，

因爲，他們說，這是荒唐生涯的必然結果。

他現在一家私立銀行作事。雖然不喜歡那種職務，他卻孜孜不懈；他的東家立即完全信任他，甚至把預備兌出的大宗款項託付他。他又做了一樁很叫小老板感激的事。一天，何拉塞克正要出去時，小老板等着他。

「何拉塞克先生，你如不願幫我的忙，我只好跳河去了，那末，我雖看不見自己丟臉，父親就要難堪了。我欠了一筆債，今天必須償還。我的錢要後天才能收到，真急得沒辦法。你有一筆錢即將付給我的叔父——的。暫時挪給我用一下罷，到後天什麼事都可以解決了。叔父不會向父親問這筆錢的！」

可是叔父竟然問了；第二天的報紙刊出了這樣的通告：「凡與鄙人有來往者，請勿以銀錢繳託輔讓梯·何拉塞克。恐已因其舞弊而辭退之矣。」甚至即使附近發生了火警，也不會像這件事一般地引起小邊人民的興趣。

何拉塞克並未悖負小老板的囑託。他回家去，推說頭痛就睡下了。

第二日，本區的平民醫生按時走進藥店，顯有沉思的樣子。

「呀，那個無賴死啦？」大夥計突然地問。

「何拉塞克嗎？——嗯，死了！」

「什麼病呢？」

「嗯，好——我們或者在記錄簿裏說他患的是中風。」

「對呀！啊，幸虧他沒欠下好多的藥錢哩，這個無賴！」

（註一）更準確一點，應作輔護梯則克。

（註二）德國狂飈時代的重要作家（一七四四——一八〇三）。

都會的小故事

勞森布拉特

她坐在一家大百貨店的陳列窗內。「使伊笑者得獎」，一條觸目的標語懸在她的頭上。一面美國旗裹住她纖弱的身材；她用雙手緊握着放在膝上的一把劍，它的尖端指着一面大廉價的廣告牌。

她坐着不動，眼睛睜得大大的，她的面孔顯不出一絲生命的痕迹。

她整天坐在那兒，人行道上走過的大眾，都要轉頭去看她，納着悶：「她是一個活人呢還是蠟人？」這個謎使行人駐足，那商店的經理也因之自覺聰敏而吃吃地笑了。今早他看見那羞怯的鄉女盤進店裏低聲要求工作時，他就抓住了這實行他新奇的售貨廣告術的機會。她的形態極呆板；她沒有生氣，所以他靈敏的腦筋隨即幻想出她此刻的情狀了。

羣衆不斷地在窗前攢動。腋下夾着紙捆的報童，穿制服的信差，手裏提着午餐盒的少女，還有儀容整潔的商人——大家都暫時忘了他們的任務，混在一起對着窗子呼吸。有幾個男孩子站在那兒好幾點鐘，伸着舌頭，鼓着腮，露着牙齒笑，做着鬼臉，想着得那可怕的幽靈的一笑。

雖然她單獨在窗子裏，她似乎被擠進她面前的喧囂的人羣中，被人推撞着，被人無情地踢

來踢去。事情多奇怪啊。她覺得多麼昏亂啊！

早上，當她曉得有工作給她的時候，她這樣地高興，意思立刻寫信回家去報告她的好運。可是到了晚上，當她第一天的工作完畢以後，她非常疲倦，店裏的女同事帶她回宿舍時只好架着她走。她一而走，一面結罕：經理說過，她的職務實在是毫無工作可言的。

午後下着雨。電燈老早就閃出亮光，海一般的牽移動着，在那窗內定而不動的人像之前無盡無休地移動着。

她呆望着懨懨的汽車來來往往地踐踏，望着斜斜的細雨，望着繼續不斷的傾注，她的眼睛漲滿了淚水。雨喚醒了她內心想家的思潮。一直像被對外界的恐懼所凝結，她的腦筋和心靈現在得融解了，使她滿懷痛楚的悲哀與自憐。她的思想奔流着：家裏的情形怎麼樣了？家裏是什麼樣子了？下着雨。那兒是沉澀的道路，車轍，和池沼。父親該從地裏回去，就在家裏了。灰色的黃昏降下。母親抱着膀子坐在窗前，有所渴思地向暗黑的遠方凝望。

「你在望我嗎？」窗內的人突然心不在焉地號哭道。「媽，親媽，把我帶到你的身邊罷。我不習慣這種生活；我是這麼寂寞，害怕。」

她的嘴唇是明顯地顫動着，一陣痙攣掠過她的面孔，它變得縹緲的——而外面許多向她做鬼臉的人，迸出勝利的歡呼。「她笑了！」一個黑人大聲地吼，經理也聽到了，他立即決定斥退那個「人像」。「獎該我得，」別別人吶喊。「我引她笑的！我引笑她的！」

歌

希爾頓忒維

傷慕。卓克波不是兇徒。他的從軍，純粹爲了職業問題。他先已失業好幾個月了，沒有一點兒希望。進了第十伯力廣場的大營盤，他像應付功課地操練着。關於這次（註）大戰——它的意義——它的癥結——他什麼都不曉得，而且毫不留意。他聽見伙伴們很起勁地談論。但是那些話只微微掠過他的意識，好似烏雀在飛越一棵樹時它的翅膀掠過葉子一樣。他從未懷疑過：德國人是了不起的。對於他，打仗也是一種生意。他服從命令。假如命令不合理，那得怪發命令的人。

初次的壕溝經驗就把傷慕弄苦了。開火十四小時以後，他出來了，面色蒼白，渾身戰慄。然而，那只是他的軀體。傷慕的真我是沒有懼怕的。他自覺被動的意味——不過是他所不感興趣的機器上的一個齒輪罷了。但以後的幾晝夜，恐懼倒似鑽進了他的靈魂。他會蹣跚地走出戰場，被鎗聲震得發呆，精神像水般軟化了，勇氣是消沉的。他自己很奇怪，爲什麼跑到這種鬼地方來。在這裏，他那麼想家——那麼想回英國——甚至每念及此，滿可以跟小孩子一樣地喊叫哩！

一天，快天亮的時分，他跟隨聯隊，拖着步子去接防。前一夜，他睡得壞極了，夢着家

鄉，那就是古老的灰色的倫敦——世界之網的中心——和鬧市以外的清潔秀麗的街巷。

頭上出現一道微弱的幽靈般的晨曦。雙方的陣線很接近，他們這邊且能聽到德軍的起動聲和模糊嘈雜的談話聲。

破曉了，東方是一派粉紅和金黃。清晨的涼意就要消逝了。在兩條陣線之間，還立着一株瘦長的樹，綠色的枝子已經擊去了一半。當他們等待一日苦鬥的開始時，——真是最奇的奇蹟啊！——一隻鸞肩歌在那棵傷痕纍纍的樹上唱起來了！

戰壕裏一片寂靜，這靜寂，是聽眾所能給予藝術家——不問他是鳥是人——的最高的頌讚。士兵暫時把鎗放在胸壁上，他們的心隨着美妙的音樂跳動。

這使傷慕的思鄉病到達了最後的階段。淚水湧出他的眼眶。頭枕在臂上，他像孩子般號哭，不願旁邊有什麼人了。他回憶到星期天的倫敦郊外，許多鳥在路側搖擺的籬笆裡歌唱。他戀家的心，簡直跳出了胸膛。

現在，德軍戰壕裏有一陣騷動——像是聽了笑話後的笑鬧的大笑，跟着便是一聲來福鎗的厲鳴。

歌聲停止，宛似銀絃的折斷。從僵硬的樹上顛下一小簇棕色的羽毛——一具弱小的屍體。英軍陣線裏有人發出一聲喘息。

那邊的射擊手，一時得意忘形了，漫不經心地把頭露在安全線上。

跟着，人家兇狠地回敬了他一彈。

在英軍戰壕內，剛才聽見畫眉的嬌啼而哭泣的那個傢伙，惡恨恨地在來福鎗桿上刻了一個缺口，好像以仇敵的死亡為歡樂的野人。對於他，這樁事更是這次大戰的史略。

終於，在不可遏止的憤怒之下，一等兵直懂得他是為什麼而來打仗的了！

（註）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那一次。

著者國別一覽

- 美國 哈倫德 (Henry Harland, 1861-1905)
勞森布拉特 (Benjamin Rosenblatt)
- 英國 巴雷 (Sir James M. Barrie, 1860-1937)
希爾頓忒維 (O. Hilton-Turvey)
- 法國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忒里埃 (Anne Thauriet, 1833-1907)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 德國 蘇德曼 (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8)
喇森 (Karl Larsson, 1830-1931)
- 丹麥 顏森 (Johannes V. Jensen, 1873-)
- 挪威 比恩萊 (Børnstjerne Bjørnson, 1832-1910)
- 瑞典 斯特林柏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21)
- 捷克 瓦汝達 (Jaroslav Vrchala, 1881-1931)

匈牙利 齊式法魯地 (Kardiy Kisfaludy, 1788-1870)

猶太 柴霍夫 (Anton Chekhov, 1860-1904)

猶太 阿沈 (Sholem Asch, 188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

（84481 滬報紙）

大都會的小故事一冊

In the Metropolis and Other Stories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Benjamin Rosenblatt

譯述者 鮑慶平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新

